



雜聞源流錄卷四

無錫張夏纂

門人發源黃

昌衢

技

段堅

王鴻儒

張景純附

周蕙

薛敬之

王爵

李錦

咸寧

劉觀

夏寅

何喬新

吳與弼

鄭侂

謝復

婁諒

任泰

陳真晟

剩夫先生

彭韶

李宗栻

楊守陳

楊守陞

段堅字可久陝西蘭州人

生而剛方穎異讀書即知正

學年十四為郡諸生見緱山陳先生書銘於明倫堂有

聖賢可學而至年十七王父沒白其父治喪不用浮屠
法凡當世宿儒宦游於蘭者無不師之於經史蘊奧性
命精微不究其極不止也動作不苟人以伊川擬之正
統甲子領鄉薦明年下第歸鄉之士大夫多遣子弟就
學可久以師道自尊教法嚴而造就有等士類興起已
已英廟北狩應詔詣闕上書不報乃裹糧買舟南游繇
齊魯淮楚以至吳越求友訪道踰年始歸學益有得景
泰甲戌登進士以文名徵纂山西志明年志成復命尋
移疾歸讀書於五泉依巖作洞以爲會友講習之所有
得卽形於詩天順己卯選山東福山知縣福山故僻邑

可久以德化民刊布小學諸書令邑人講誦復以詩歌
興之必欲易其風俗繇是陋習丕變颯颯乎有絃誦風
旣六載以李文達公薦超擢知萊州府召郡縣官師與
燕俾言志詠歌用申政教未朞月萊人大化以憂去旣
禫不遽北上乃訪周廷芳於秦州訪張立夫於鳳翔相
與講學久之復補南陽在南陽慨近世學者以讀書媒
利祿階富貴眇知聖賢之學遂倡明周程張朱與古人
爲學之意建志學書院聚郡庠及屬治諸生親授講說
又以民俗之偷繇未預教乃遴屬治童蒙授以小學孝
經文公家禮諸書俾之講習又創刻二程全書胡致堂

崇正辨俟盈科者給課士習翕然改觀復創節義祠祀古聖母烈女以風勵羣俗尤嚴逆巫尼不使假左道傷風化治南陽八年郡人戴之如父母其敬畏之至若家有一段太守者治行爲天下第一以直道不能諧時竟致政歸結廬蘭山之麓扁曰南村曰東園授徒講業徜徉吟咏以自樂性孝友治父母喪一遵古禮居家嚴內治崇禮教儼然爲鄉邦典型其學近宗程朱遠遡孔孟而功夫一本於敬所至從游者衆多所成立如同郡董學諭芳羅僉憲睿彭少保澤孫孝廉芳秦州周布衣蕙山西董僉憲齡福山張同知燾南陽柴尚書昇王文莊鴻儒熊少叅紀張孝廉景純皆門牆尤著者成化甲辰卒年六十六門人私謚曰文毅先生初號栢軒後改容思著有容思集栢軒語錄行於世

王鴻儒字懋學河南南陽人少奇穎工楷書爲諸生提學副使克菴陳公試其文驚曰是經世之文非舉子業也郡守容思段公更以所學授之成化癸卯舉鄉試第一丁未成進士除南京戶部主事遷員外郎摧稅淮安鳳陽皆著廉績遷山西提學副使抑浮崇雅先行實而後詞華品藻不失因才開發終日面命不倦多士歸心焉孝皇一日與劉大夏論人才曰如

山西副使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對曰此人才行
不易得誠如聖諭歷遷吏部左侍郎以甄拔爲已任
官至南京戶部尚書嘗曰濟天下事惟誠實者能之
趨名者亦趨利無益也於書無所不讀大要以窮理
致用爲主雖一字之異同亦必求其原而審其義之
所安故其所得弘博奧衍交發互益其於六經沛如
也善論斷諸史尤明習國家故事學者稱凝齋先生
卒謚文莊同邑張景純字文粹受業於太守容思段
公領成化丙午鄉薦凡性命道德之旨天文地理之
學無不精究曉悉著書立言名重一時文莊每歎服

之未仕而卒

周蕙字廷芳陝西山丹衛人初名檜後改今名徙家
秦州少爲臨洮衛卒戍蘭州守墩年二十聽人講大
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書問字聞容思段先生集
諸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聞卽服行久之諸儒令坐
聽旣而與坐講旣而以爲畏友有疑與訂論焉容思
勗以聖賢可學而至教示進爲之方遂殫力就學究
通五經篤信力行慨然以程朱自任衆亦翕然以爲
程朱復出又受學於清水教諭安邑李公杲求薛文
清之傳造詣益邃總兵恭順侯吳瑾聞其賢欲延教

其子廷芳固辭或問故答曰總兵以軍士役某召之役則往役召之教子則不敢往聞者歎服吳侯不能強遂親送二子於其家以受教廷芳始納其贄時肅藩有二樂人鄭安鄭寧者啓王願除樂籍從周先生讀書其感發人如此及隱居秦州之小泉因以爲號著深衣幅巾爲容成紀之人薰化其德稱爲小泉先生嘗游西安與介菴李錦論學介菴繇是大悟遂爲關西名儒渭南薛敬之敦執弟子禮遇人輒推誦之秦州守數造其廬舉鄉飲賓謝不往巡按杜公禮徵求見請講太極先天二圖不覺前席嘗正冠昏喪祭

之禮以示學者秦人至今遵之成化戊子容思至小泉訪之不遇畱有歷盡巉岨君不見一天風雪野梅開之句又贈以二詩云小泉泉水隔烟蘿一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涵洙泗脉源源鼓動維川波風塵些子無繇入寒玉一泓清更多老我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沉疴白雲封鎖萬山林卜築幽居深更深養道不干軒冕貴讀書採取聖賢心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欲鼓遺音絃絕後關閩濂雜待君尋蓋師弟間期許良至也迨老以父游江南涉險訪之沒於楊子江人皆稱其孝而又重悲其阨焉門人

甚衆薛敬之王爵最著其孝而又重志其別爲門人
 薛敬之字顯思陝西渭南人生有異狀長身美髯左
 膊一黑文字深入膚裏腹有七赤痣五歲愛讀書十
 一解屬詩文稍長言動必則古昔稱先賢鄉人呼爲
 薛道學屢爲學使所賞鑒應鄉舉至十二次不錄成
 化丙戌以積廩充貢入太學太學諸生接其言論咸
 爲歎服自太學歸而父母相繼沒徒跣奔墓值大雪
 盈尺兼溷淺泥滯亦不知避後遂病足遇冬月輒發
 母嗜韭母沒終身不忍食韭成化丙午謁選山西應
 州知州首勸民耕稼紡績時當東作巡察田野民艱

於耕種者資以牛種民貧負租及不能婚葬者皆助
 之買犍畜數十給糶氓令孳息爲養又務積絲粟不
 三四歲粟至四萬餘石乾蔬數萬餘觔尋歲飢應民
 賴之免於流亾其旣窳而復歸者三百餘家皆給予
 衣食補葺其屋廬以安之於是屬邑聞風復者沛然
 更立義塚以瘞流民之死於道者弘治戊申秋南山
 有虎患爲文祭之旬日間虎死於壑巳酉春蕭家寨
 北平地有暴水湧出一寨幾陸沉亦爲文祭告水卽
 下洩聲如雷鳴遂息漂溺之禍雅重學較數至學舍
 切切爲言孔孟之道應人士始知理學奏課第一遷

應天府同知東南學者如陳聰輩數十人皆摠衣門牆居二年致仕生平嗜道若飴老而彌篤好與人講說學問卽其人不樂聽必強語之諄諄然不自休又好靜坐思索凡有所得如橫渠法卽以劄記呂文簡公嘗遇之於長安開元寺因敬叩之答曰蘭州軍周蕙者字廷芳躬行孝弟其學近於伊雜吾事以爲師入太學時道經陝州陳雲達忠信狷介事無小大持敬遇之吾取以爲友凡吾所以有今日者多此二人力也初從周先生學嘗雞鳴而起候門開灑掃設坐及至則跪以請教又嘗語人曰介菴李錦關西之豪

傑也甘貧守道好學至死不倦今亾矣夫蓋能自得師沒有餘慕若此卒年七十四著有思菴野錄道學基統洙泗言學錄爾雅便音田疇百詠集歸來稿及演作定心性說等書行於世

王爵字錫之陝西秦州人自少潛心力學長從周小泉游而知操存郡守秦公與語悅之時與講擦存之學及教後學切切以誠敬爲本弘治初以國子生仕爲保安州判出納公會計當日不憚勞民服其治後秦公總督原州聘錫之至鎮居三年交如一日及歸贈以揚州鹽引數百石力辭之而惡衣菲食坦如也

證所學設疑辨難叩應不訛小泉歎服而去

小泉嘗難之曰

有人親病劇思食一梨求諸市不得隣人有種者非竊不獲將竊之乎答曰辱身以及其親非孝也小泉

是數上春官不第謁選松江府同知職親戎牒夙夜

精勤奸無所售有脫役垂四十載者始察而發之卽

令補伍雖權貴居間莫能奪也拘於官守未究厥施

踰歲卒於官年五十一貧無以殮僚友賻之始得歸

骨其爲學務窮性理體之身心不好立語言文字以

故沒之日遺稿無存沒十年而楊文襄公督學關中

以執友靈寶許襄毅公之命特表其墓而督學虎谷

王公賦詩弔之有云化如和叔詞章外貧似原思草

澤間聞者以爲知言後數十年而有渭南李錦焉傳
見後卷

劉觀字崇觀江西吉水人學博才高行文奇逸不可一

世正統丙午舉鄉試第一已未成進士尋以疾告歸丁

內艱服除遂堅臥不起杜門謝俗以讀書養性爲事四

方來學者日衆隨材造就縣尹劉成爲築書院於虛丘

山題曰養中取劉子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

之義因箴以見志所居四壁書儒先入德造道修己治

人之事以備觀省復列責志恒心二圖置座右又大

書誠明敬義四字各爲箴以剖其蘊嘗語學者曰小學

各門河漢錄 卷四 九
一書是教做人樣子到老須以此立脚又曰吳文正公嘗云一舉作狀元便謂事業了當者鄙人也斯誠確論又曰吾幼見青紫赫奕知進士之貴輒慕爲科舉之學旣臥病京師讀儒先諸性理書乃知科舉上更有此學又輒慕爲之今殊覺進士非貴也或請著述曰朱子吳文正之言尊信足矣復何言間取勤儉恭恕作四箴以教其家取呂氏鄉約表著之以教其鄉寇昏喪祭悉如朱子家禮家有孤嫠不能自存者隨力周養之崇觀爲人尚質行終其身飯脫粟服浣袍澹約不異貧生每旦祇謁先聖畢卽凝坐一室竟日無懈容隆冬盛暑不少

輟嘗有詩云願做好人清節苦要圖快活令名汚吳康齋誦其言以語人曰卽此足以知其操矣書院之退居

曰臥廬學者因稱爲臥廬先生

夏寅字正夫南直華亭人正統戊辰進士除南京吏部主事進稽勲郎中拜江西按察副使專董學政崇雅黜浮鑒別悉允復文信國祠葺白鹿洞書院修陶侃讀書臺以風勵學者遷浙江叅政處州民有苦虐政走聚山谷者同官招之不聽曰須夏叅政來乃可爰下檄卽散復業進山東右布政使嘗疏論國家之勢在離合合則安離則土崩今兩京並建其勢宜常

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飢饉無聊宜賜賑卹臨
清乃南北咽喉或暫梗焉爲害不小宜選大臣有實
望者鎮守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有旨出白金四萬
兩賑徐而命都御史賈俊鎮臨清焉他所論列若文
廟禮樂之數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材之類雖
不盡用識者韙之正夫自幼岐嶷有巨人志日記數
百言稍長益肆力問學居官公暇杜門讀書不輟誠
心直道無黨無援自筮仕爲郎二十年爲副使十六
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
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

也聞者以爲名言後學稱止軒先生所著有紀行集
備遺錄政鑒東游錄史詠等書行於世
何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吏部尚書文淵之季子少
穎異年十一修撰周旋見而奇之問所讀何書曰陳子
經通鑑續編又問其書法若何應曰先輩著述非後生
所敢議然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
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官紀義軒則採不經之談書遼金
則失內外之辨此其書多可議者旋大驚服問質其父
曰趙普沮立德昭是逢君惡也死可書爵乎宋舉人吳
澄仕元何以從祀父奇之景泰庚午姑蘇韓雍巡按江

右欲私見之辭不往及入試天台章擷得其文擢置第一鑒察御史周孔明以其父方秉銓衡懼招物議乃移置第六明年會試亦以主司避嫌改列乙榜至父致仕遂登甲戌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改刑部歷員外郎中數辨冤獄錦衣官較有犯輒坐以法不少貸啣之者輒嗾其黨捃摭無所得繇是相戒不敢犯擢福建按察副使擒盜礦賊奏減礦課捕通番者奏立歸化縣民無得恃遠逋賦修龜山先生墓復其書院籍廢寺腴田百畝以給其子孫遷河南按察使辨溺河民冤開封大飢力賑貸之轉湖廣右布政使會荆襄大水漂溺千家爲拊

循發粟俾葺民居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兵三關屢立軍功名爲刑部左侍郎小王子寇大同圻輔震驚奉勅巡邊經畧戰守爲必搗老巢之計寇遂遁走奉命賑飢請發內帑併准鹽銀勸貸穀粟所活三萬人招回復業者十四萬人附籍者六萬餘戶播州宣撫楊友誣其嫡兄宣慰使楊愛反交通唐王以狀聞廷秀受勅往訊諸受友賂者悉爲游說必欲去愛廷秀至獨搜友子毋奸惡罪條上曰愛無反謀革友宣撫削官銷印遷之保寧播州遂定孝廟初晉南京刑部尚書奏還畱守所奪民蘆洲請給精微批以革官較私出駕帖

在南二月名拜刑部尚書京師大水乞選官錄囚請禁
京師異言異服上皆採納大學士劉吉惡其切直嗾御
史鄒魯以事誣之乞致仕去屢奏薦起竟不用弘治壬
戌卒于家贈太子少傅謚文肅其學以窮理爲先博物
洽聞爲輔正心修身而措之家國天下爲期自公之隙
日存心寄盡在於書書有異種輒從假錄藏書至三萬
卷爲人鯁介寡與筮仕卽自誓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
愛憎爲賞罰持身廉潔卽一介不妄取諸餽遺悉不受
督閩市舶中貴人死鎮守分其貲遺司道力辭不獲輸
于公帑初官南禮曹歸葬父卜地不得吉會宋樞密陳

文定公葬父廣昌子孫貧欲鬻其墓地衆謂此吉壤謝
曰暴人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爲人以此推其厚德所著
有周禮註解左傳擷英宋元史臆見椒丘集行於世

初第進士奉使淮西巢令閩徽以嘗師其父冢宰公
贈以白金文綺廷秀卻之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
也答曰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
不可卒不受爲湖廣布政時都指揮僉事武成感其
嘗薦已贖以屏帶銀器數事廷秀笑曰我知君君何
不知我成慚而退及致仕日楊宣慰遣使致金銀爲
壽併獻文梓可爲棺者廷秀一無所納或言可受廷
秀曰戒之在得正在今日沒後有司請謚謂其仕也
有功有烈處也有德有言信道之篤旣無愧于薛瑄
著述之多實可比乎丘濬宜謚文肅聞者以爲稱其
情云

吳與弼字子傅江西崇仁人國子司業溥之子

溥初爲
修撰以

胡儼薦爲司業在國學教人恒使致力本原曰事口耳以取近利非士也每晨五鼓坐堂上視諸生所習爲之講說懇懇不倦而革其涉躐蹈襲之弊終日危坐人不見其怠容在翰林國學二十餘年操守如一日未嘗一涉足權貴之門初名夢祥別號康齋幼時讀書鄉較嶷然有立

年十九讀伊雒淵源錄心慨慕之及覩明道亦嘗有獵心乃知聖賢必可學遂棄舉業絕人事獨處小樓日取諸經傳語錄玩味之不下樓者二年餘或謂之迂拙或謂之怪僻皆自以爲見之未明行之未力也後漸有所得作詩曰九仞始一簣千里方跬步又曰神當通鬼神志當貫金石父官京師日往省粗衣敝履人莫之識父命還鄉畢姻而來及親迎後不行合卺之禮與妻另舟

赴京拜父母畢始入室嘗謁父執胡儼到門卽四拜及見乃長揖儼訝問之對曰恐勞長者答拜故先之且面辭則不得必拜也他行執古禮多類是久之名聞中朝正統景泰間僉事何日學等屢疏薦閣學士楊溥甚重之景帝遣行人徵之凡兩名不起或問之太息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難矣吾庸起何爲必除之吾可出至天順初以忠國公石亨薦上命行人曹隆齋璽書束帛造其廬乃應召上聞其將至喜甚召閣學士南陽李賢曰與弼至當何官賢曰今東宮講學宜老成儒者司輔導莫如宮僚宜問何職曰庶子諭德皆可上曰

諭德善賢贊由幸甚第始至乞召至文華殿賜顧問俾得望清光上曰然朕當以束帛禮之賢請爲授館具餐是日命下朝士聞者莫不灑然驚異動色相語以布衣乃一旦遭逢至此也康齋至上疏辭官不拜召見文華殿以野服見上命之前乃前上曰久聞高誼特聘卿煩輔導東宮毋辭爲也對曰微臣少賤多病杜迹無行能爲聖明過聽禮名臣臣實內愧謹力疾謝命臣今年六十八實不能供職上曰宮僚優閒何必辭賜文幣牢酒既退上顧謂賢曰人往往言此老迂不迂也其趣令就職時南陽首以賓師禮遇待康齋公卿大夫士屣履擁

門而謗忌萌起一日於南陽所坐上坐適尹編修直入側侍尹艷然不平南陽問下學上達康齋曰今未論上達且論下學事蓋欲令自得也尹不省謂殊疎不能條析乃如此出大肆訕而中官等見其操古禮屹屹亦羣訾姍笑之士大夫以爲言南陽爲之解曰凡爲此者所以礪風俗使奔競干求乞哀之徒觀之有愧也諸君成人之美可矣康齋旣三辭不得命稱病篤不起上諭賢曰與弼至不就官者何必欲歸姑受命需秋涼而遣令祿之終身顧不可乎卿爲朕道意賢諭旨康齋辭益堅賢乃具爲言上曰果爾亦難強畱允其辭康齋表陳十

各階漢流錄 卷四 五
事以謝一崇聖志二廣聖學三隆聖德四子庶民五謹
命令六敦教化七清百僚八齊庶政九廣言路十君相
一德同心首舉程頤謂言人便以聖爲志言學便以道
爲志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伏願陛下斷然以堯舜自
任雍熙自期勿貳勿疑次言願博訪儒臣知此道者講
而明之臨行上再召見慰勞復賜璽書遣行人王惟善
護送還鄉命有司終身公養比歸道遭風幾覆舟衆皆
駭怖康齋獨正襟危坐舟定人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
耳過南京士大夫有候之者多不見有問者曰先生何
爲不致君而還但揺手曰吾保性命而已未幾石亨敗

凡與亨交者悉被重譴而康齋不及人始服其先見居
鄉動必以禮中歲家貧躬親稼穡手足胼胝四方學者
至約已分少飲食教誨之束修皆不受師道尊嚴議論
英發喜啓迪人聽其言者莫不踴躍思奮恒勵學者進
修不可躡等必先從事小學以立其基然後進乎大學
以極夫體用之全論語則以博文約禮爲要孟子則以
收放心充四端爲本中庸則謹乎存養省察之功以致
中和之極明太極以知性之原究西銘以識仁之體易
宗程朱而鄙新奇之說書則古文雖致朱子之疑或以
爲僞而刪之然義理精深固不得而去取也朱子詩解

已無餘蘊春秋則本程子而資胡氏之發明三禮講而習之以見聖人品節之精其他異端襍說不接於目惟程朱之言不忍釋手病宋末箋注之繁故不輕於著述云胡居仁陳獻章皆其門人後獻章自立宗統流為別派亦不敢忘師承也獻章自廣來就學日晨光初動康齋手自颺稻子從作獻章未起大聲呼曰秀才若為懶惰即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又何從到孟子門下又一日出穫為腰鎌所傷血出不止視傷處大聲曰何可為物所勝乃竟獲如初其克勵若此而胸次灑落務涵養性情有孔門陋巷舞雩之風晚造詣益深嘗視種田問

學者曰此為何曰種田因微笑曰非也此贊化育蓋觸處洞然矣成化己丑十月十七日考終年七十九所著有康齋日錄及文集行於世嘉靖中江西巡撫陳洪謨

疏請祠額祭典詔賜祠名崇儒

陳公甫曰康齋以布衣為石亨所薦以故不受

職求觀秘書龔開悟主上惜南陽不悟以為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累康齋遂決去賀陽亨

曰吳康齋自說七十三歲方知戰兢臨履三句有味蓋是時年彌高德彌邵心與理合只有一箇恂慄故

謂其有味按康齋先生歸後絕不言官以民服力田終身時撫守張弼首攻數年康齋拒不見張恃京

貴有忌康齋者欲壞其節行每加慢侮令人訟之邑民無應以嚴法令他人代弟訟之牒入即遣隸拘之

門人胡叔心輩勸以官服往不聽終以民服從拘者至庭守仍慢侮已而竟以禮遣康齋無愠色亦心諒

非其弟意兄弟相好如初然則尹蹇齋瑣綴錄所載正坐此誣讒耳非實事也其應石亨之薦亦猶龜山

由蔡京之薦非涉干求固無玷辱惟爲亨跋家譜自署門下士雖其文寥寥無諛語卻不免枉道徇俗之失士林耻之而持清議者至此之同流合污斥爲僞學謂非自貽伊感乎竊謂愛康齋者決不容寬其責備毀康齋者終不能掩其道德如康齋之安貧之辭位固當求諸古人中况倡學之功無窮乎後生慎無輕訾可也

鄭侂字孔明浙江常山人年十三治舉子業文理蔚然二十爲博士弟子及省試一再不合棄之曰顯親揚名恐不在是也先走豐城拜丁潛軒之門求踐履實學時年三十餘矣乃復見吳康齋於崇仁康齋曰此間功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生收之耳敢欲速乎因受小學日自驗於

身心徐得聞四子六籍之要久之於道若有見焉乃歸築室於龍池之上日取諸儒論議一切折衷於朱子凡古載籍鮮不讀但不讀佛老之書嘗謂其毀肢體滅人倫卽不容誅又何待讀其書而後辨其謬哉一時名公若蘭溪章楓山開化吾文山南昌張東白皆與相可否執親喪極哀祠墓殯葬一本之家禮設義學立社倉事事皆著實地自顏其室曰敬齋以自勵所著有易義發明卦贊讀史管見觀物餘論蛙鳴集凡數十萬言惜燬於火僅存什一

謝復字一陽南直祁門人自幼聰敏性復純篤嘗從

父游文廟問曰儼然而肖像者非聖賢與夫非盡人之子與父奇之稍長受春秋於翰林竹坡先生卽了大義已歎曰學以謀道滯心文義以干祿吾弗爲也於是潛心經史以古人自期聞康齋先生講道小陂遂棄舉子業不遠千里往從之凡有得於講授者必心體力行以求自得三閱寒暑弗少懈康齋喜曰吾道有望矣旣歸益修躬行日率其弟嘉侍親側饌具必躬治坐立不敢南面退與其妻葉氏相敬如賓與弟嘉敦友愛親沒不御酒肉蓋孝友之至發自天直垂老如一又率族人卽城南建祠祀始祖唐金吾公

以下冠昏喪祭悉遵古禮爲鄉人倡平居寡言笑接人和易有問應答如懸河其爲學自踐履入嘗聚徒南塘每開廸以孝弟爲先窮年一室討古論今遇感有作多悠然自發其所養弘治中與修邑志太守幸菴彭公深敬禮之造詣旣久遠近知名葉畏齋問學曰知行並進否則落記誦訓詁格矣令鄭公問政曰辨義利則知所以愛民勵已時以爲名言世居庠西晚徙築西山之麓學者稱爲西山先生曰南塘漁隱曰廢翁曰無慮子則皆其自號弘治乙丑卒年六十五所著有西山類稿高陵呂氏爲序而行之

婁諒字克貞江西上饒人早歲從吳聘君游朝夕劇切稱為純篤力行拔俗教孚妻子取聖賢經傳語心學者編之曰心學要語嘗任成都府學訓導以母老棄官歸養屏居玩理久而彌精與餘干胡叔心南昌張廷祥嘗會於弋陽之龜峰餘干之應天寺發明學術於時後進從游者輒抗師道臨之得聘君家法其教人大要以修身正心為主日用應酬一切納之於禮見人有過輒面折之務令改圖然後已四方學者稱為一齋先生

愚按一齋長子性與王陽明父海日年十七入閩過廣信奉其父命從一齋問學一齋以心傳告之次子忱官司訓十年不下樓居蓋皆

淳質君子也然羅整菴嘗言一齋以作止為道因取禪家搬柴運水則其流傳之失似亦一齋早示之隙矣又嘗見莊定山寄一齋詩云江門風月詩連塘水花趣安得二先生傾倒鸞湖寺又云朱學本不煩陸學亦非簡先生一笑中皓月千峰晚蓋定山與白沙同道欲通之於一齋也夫一齋既已作陳之合安得不開王之先耶明儒學脉之岐實開於此

任泰字亨伯浙江嘉善人苦學勵行嘗大書敬字於壁中夜起坐對期不愧屋漏成化乙未第進士授上饒令時婁一齋諒稱名儒屈體事之為政知大體增置學舍親為講授立法清田以杜爭訟旱則教民盡力陂塘使得灌溉作浮梁增社倉有古循吏風滿六載召入卒于京

陳真晟字晦德改字剩夫福建鎮海衛人年十七八卽能自拔於俗厭末作之蠹心而棄之惡異端之害道而拒之端心致志以儒爲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福州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採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及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

而容念不復作矣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所謂惡者退而聽命矣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蓋以知之真則處善安循理樂其行甚順然其氣稟有偏勝嗜欲有偏重二者用事甚順而易者反逆而難矣此聖門論學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先生持論之精實如此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

各開源流錄 卷四 三
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
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未上疏
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得旨禮部看了來說時
侍郎鄒幹掌部事不知其說云何其事竟寢既而家居
讀提學憲臣頒行勅諭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
正學迪正道敦尚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等語喜曰此學
較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
教不行也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
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
爲三等各有案例可據而行又纂長書告當道諸君子

諸君子終不能推行其說其事亦寢先生學有所得者
至是皆無所遇每四顧徬徨不能自釋聞臨川吳聘君
名欲質之乃貨其家之直得五金攜其兄之子一人以
行戒之曰我死卽瘞於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足矣
行至江西張太史元禎止先生宿叩其學所得大加稱
許曰禎敢僭謂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吳許
二子亦未是

草廬
魯齋

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

鎮海初創戎壘莆人雖多讀書家自先生爲學而儒術
始正自先生與莆人李文舉諸前輩講行文公家禮而
風俗始正先生丰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

生於鎮海遷於龍巖晚定居於漳之玉洲卒年六十四
著有襍稿藏于家名布衣存稿後十年提學僉事周孟
中祭以文郡守彭桓立石官道旁題曰大明闕下兩上
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提學副使姚鏌祀之
漳州鄉賢祠

彭韶字鳳儀福建莆田人爲學務清明其心以求聖
賢氣象終日端坐非繙閱經史卽省察性情處已待
人一於誠敬中天順丁丑進士除刑部主事以前後
論劾憲臣外戚兩下詔獄俱以言官申救得宥氣不
少挫遇星變上言漸不克終者四事一曰正家之禮

未終二曰防微之意未終三曰持儉之德未終四曰
用人之道未終轉四川副使晉廣東布政使屢裁抑
中貴忤旨調貴川擢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踰年召爲
大理卿未上坐前論貢獻事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順
天復陳時政及議漕運孝廟初以薦歷刑吏兩部侍
郎庚戌冬彗星見天津應詔言四事曰厚根本曰減
役錢曰正近侍曰慎官爵又請復午朝廷見大臣面
議政事上嘉納之晉刑部尚書言皆切直德望日隆
顧自處退然如無所有屢疏乞致仕比歸林下終始
欲以質儉起頽風進修之功老而不倦未卒前數月

簡所知云抵家半載村居寡學所存所行一故吾而已何繇可善其後而減夙咎哉卒謚惠安其後邑人林俊疏請易謚文如文忠文正爲宜竟沮不行所著有滯稿天曹日記北岳代行稿秋臺錄名臣贊錄及續莆陽志成都志等書行於世

李宗棧字敬甫江西安福人家武功山中好古而苦學童子時與羣兒戲父怒之取紙一幅畫爲百空格跪之祠下責之曰汝卽不願學遣汝農願則書百願字敬甫乃蒲伏握筆作九十九願字而署其尾曰學未就不敢盡書遂自勵於學題讀書處曰單鎗匹馬

倣去無靠他人烈火紅爐煉成方爲己物蓋治心語也入縣庠歎息曰先王設庠序以明倫復性豈徒爲科舉發跡卽思近裏著己以求放心爲宗扁其室曰寤室深潛奧伏自容止食息倫理必以古聖賢爲則而尤篤於孝其事親動循古禮服勤浣濯必勞力不敢委諸人日有錄以自省取必思義怒必思懲而兢兢於慎獨日求放心於朱子格物義所謂察之念慮之微考之事爲之際者爲多竟與顏同天人咸惜之楊守陳字惟新浙江鄞縣人方妊母夢星落懷中及生天廷有黑子七如北斗五歲卽端恪如成人稍長善古

文詞其祖栖芸先生誨之曰聖賢之學以靜思力踐爲要博聞強記輔之而已遂大有所悟入作致知力行持敬三銘以見志景泰庚午舉浙江鄉試第一辛未成進士改庶常授編修歷官至吏部右侍郎成化初開經筵每進講必積誠納忠冀開悟上心一日講武成篇曰魯論稱舜無爲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後世人主有深居禁中委政內侍者乃名望夸之禍有居高無爲肆情嬖艷者乃啓祿山之變何也蓋舜之無爲者繇其封山濬川以至舉相去凶無一不盡其道武王之垂拱者繇其列爵分土以至崇德報功無一不究其心皆

嘗憂勞以有爲乃始逸樂而無爲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利其蓄樂其所以亾者耳此聖狂治亂所以異也上爲聳聽孝宗登極詔集議祧廟禮官請祧懿祖而以德祖比宋禧祖百世不遷惟新上奏曰禮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此乃孔子之言凡號太祖者卽始祖必祀之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皆以功而非論其本統也宋之僖祖及我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所論大宗徒有取于王安石之說而不從孔子遂使七廟之中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旣以配天而不正南面之位名與實乖若謂降而合食爲非禮則王

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固無嫌也
今憲廟升祔請并祧德懿僖三祖自仁祖以下爲七廟
異時祧盡則以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主藏於後寢祫
禮行於前廟時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德祖各不失尊
庶無悖禮時不能從弘治戊申復上疏請日御經筵及
午朝聽政大略謂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
宮之時少則心清理明聖德日隆矣優詔嘉納焉修憲
廟實錄爲副總裁兼理部事尋命以吏部侍郎兼詹事
府丞史館供職如故嘗言建文時事皆湮沒不傳及今
采輯尚可補國史之闕景帝已復位號而英廟實錄猶

書邴戾王附是宜改正故事章疏畱中者雖有可傳皆
不得書乞宣付史館擇而書之疏未上病卒贈禮部尚
書謚文懿惟新博學多識嘗奉命教內侍有德之者欲
援之謝曰吾嫠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以白首改
節耶所著述有三禮周易尚書詩孝經大學中庸論孟
私抄凡數百卷皆正其錯簡更定其章句詮擇諸家傳
註而傳以已見晚年屢加刪定雖大儒之說不苟雷同
也弟守陞自有傳從弟守隨幼從學受易仕至工部尚

書謚康簡

按文懿議祧廟禮謂德祖不可比稷契固是而以太祖比稷契可乎當時禮臣謂國家自

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德祖當視后稷太祖當視文武並百世不祧餘皆從文懿議

楊守陞字惟立浙江鄞縣人母孕甫八月夢大星懸於庭覺而生六歲受業於祖栖芸先生卽通經傳大義十五從父宦泉州習古文詞景泰辛未以父喪歸得取正于伯兄惟新公學益邃成化乙酉舉浙江鄉試第一中戊戌會試第四廷試賜及第授編修歷官至南京吏部左侍郎晉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方從兄守隨爲左道李孜省所中傷併出惟立爲南京翰林院侍讀至則掌院事時惟新方掌翰林士論以兄弟俱發解又南北分典詞垣稱爲斯文盛事弘治改元召還纂修憲廟實錄尋侍經筵極言進君子退

小人爲治亂之機言甚激切孝宗改容聽之實錄成擢左春坊左諭德賜白金文綺先後同考禮闈主應天順天鄉試俱務黜浮崇渾稱爲得人遷南少宰奉詔各舉所知以郎中陳鎬評事王紀上後皆不負所舉署兵部遇星變言事皆切時弊上納之考績詣闕特畱較閱大明會典居五月書成賜晏禮部晉左侍郎支正二品俸賚寶鑑羊酒甲子考察南京諸司官屬去取允協明年遂乞休不俟命而歸惟立孝友天至事兄惟新恩義倍篤及謝世爲位於室朝夕哭奠目爲之昏輯其遺文付梓以傳守隨以瑾誣繫獄罰

出米數百石輸邊乃罄所積爲助以產償之不受於書無所不讀必以六經四書爲宗其學不專事文藝敦大本勵行簡精思力踐期於深造其誨子弟生徒皆率是道居常端坐靜默與人論說義理則氣和色溫聽者忘疲致政家居凡可及民言於所司賑荒捐稅停無益之作陰受其惠者多所著有集程朱議論碧川文抄二十九卷困學寡聞錄十卷雜文儲稿若干卷詩二十卷一日書數語于遺稿曰學文師韓吏部學道師程伊川官同吏部二品壽過伊川二年文章可得而聞望道而未之見困學勉行老而不倦守正嫉邪至死不變越五日卒壽七十七

雒閩源流錄卷四終

雜錄源流錄卷五

無錫張夏纂

門人發源黃

昌衢
昌僑 校

明儒首崇敬軒嘗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
 著書或請臥廬著述謝曰朱子吳文正之言尊信
 足矣復何言又其後楓山亦言儒先之言至矣盡
 矣刪其繁蕪可也觀諸先生述而不作不謀同然
 豈其聰明學問不若人哉前不敢求加於古人後
 不忍滋惑於來學也且夫述作之功未嘗不均也
 至於白沙氏出其為說獨不然白沙曾往從康齋
 留半載而歸不聞其學康齋之學乃苦心考索者

三年閉戶嘿坐者又十年而後有得豈向在康齋所一無所聞乎豈宋元儒先之學盡在雲霧中無能啟發我乎抑敬軒臥廬諸君子之言舉不足信乎分明別鑿戶牖名儒實禪其言曰靜中養出端倪蓋致虛守寂與周子之言主靜立人極異其徒之言曰隨處體認天理蓋指心爲理與程子之言天理二字異不然亦稱述周程足矣奚爲是矜張之云乎當是時有明一代道化風馳人材林立又陽極陰生之會也在白沙已有糟粕經籍蔑棄典章之意顧猶初開蟻穴未決鯨波旣而陽明氏作

白沙生宣德戊申陽明生成
化壬辰王後陳生四十年 沸之揚之輒敢肆詆

宋庶日程朱爲異端抑且輕量孔門祧曾有爲支庶而悍然躬任孔孟嫡宗其生平文章氣節事功固有可聳動一世者愚俗貴耳賤目賢智厭常喜新於是靡然從之殊不知其所謂良知依毘圓覺揆諸孟子之言良知良能似是實非也且其爲說彌變彌巧旣已主子靜而奴元晦又顛倒早晚著朱子晚年定論以逞其陽朱陰陸之私旣已右明道而左伊川又創稱堯舜猶萬鎰文孔猶九千鎰欲暗翻賢于堯舜之案雖欲不謂之橫議不可得

也學者不幸當此猶能守正安常始終不惑固錄
淳樸未散亦賴王澤未亡而於此有人焉出而距
諛放淫以立砥柱于中流以自為功於天壤則孔
孟程朱實式靈之愚嘗歷按其人有與白沙為友
者有與陽明為友者有後先起于陳王間而與其
徒為友者無論絕附和雷同之弊而吾聞盡心直
告不聞面從退言也聞始岐終一不聞倏彼忽此
也今其問答緒論具在從而譜之觀我之所以攻
即彼之守有堅皆瑕矣觀我之所以決即彼之波
去逆從順矣是誠兩家對治之藥而吾黨今日得

藉以為照夜燭指迷車者嗚呼豈非天之未喪斯
文以有斯人也哉

胡居仁 敬齋先生 余 祐 夏尚朴 陳木選

張元禎 姚文灝 張 銳 羅至僑

謝 鐸 羅 倫 劉 彬 何人屋

史 英 吾 主 王 啟 周 瑛

丁 璣 周孟中 鄒 智 鍾曉附 陳志騏

宋端儀

胡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自幼穎異有大志得鄰家
所遺物即還之鄰人驚異七歲從學家塾言動類成人

塾師畏之年十七八從安仁于同知學舉業既而聞吳聘君講學崇仁遂棄舉業而學焉卜隱邑之梅溪謝絕人事人無知者專用心於內隱微幽獨之際愈嚴愈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力窮晝夜志不稍弛歷久有入於是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齋動靜語嘿出入起居常以敬爲所家居日以悅親爲事父病醫禱備至兄疾亦躬調藥篤宗族訓子姪不倦執親之喪初則水漿不入口哭踊每絕方蘇久則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祭及總功之小悉遵古

禮時喪禮久廢獨先生毅然行之識者知其爲特立獨行之士而不知者咸非笑之然縉紳間知有先生實由茲始時年蓋三十餘矣嗣是處家庭若朝典對妻子如嚴賓應接士友澹衣草屨終日儼然至一器一物亦區處精審沒齒不相淆亂家世業農衣食稍有餘則推以與人不償亦不較厥後家益窘雖簞食瓢飲處之泰然或爲之籌則應之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雖蹈矩履規端莊凝重而性度寬和議論壘壘四方士樂從之游生徒旣衆乃築書屋以居之語學則曰惟爲已則所從不謬語治則曰惟王道則能使萬物各得其所

至其用功大指原本程朱亦能察其精微而未嘗盡阿所好嘗語學者曰第一怕見得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多有質美者好高入於禪騁詞失於矜不知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士之游情高遠者非也故自孟子後獨推尊二程子朱子以爲得其正傳於佛老之說尤搜剔根蠹而深闢之鄉有彭姓者以非辜坐論死則不避嫌而白於當道竟得脫其罪里東原坂田高病旱區畫水利十條達於憲副夏公寅命有司行之以利民間與一二弟子適閩歷浙入金陵汎彭蠡而返所至豪傑相迎資其啟益頻年與上饒婁一齋

永豐羅一峰南昌張東白相與麗澤會于弋陽之龜峰餘干之應天寺南康太守何濬隆禮幣請主白鹿洞書院教其後提學僉事李齡提學副使鍾城繼之又其後弋陽進士姚文灝請入桐源書院爲師表寓饒城淮王請講大易併爲作願僊說待以賓師之禮索其詩文壽梓辭曰尙需少進鄰封進賢安仁貴溪縣尹聞其賢餽幣或受或卻皆處以義餘干尹請講明鄉飲古禮悚聽而行之所著居業錄敬齋集大率躬行之言也別著易春秋說未脫稿其論敬曰聖賢工夫莫切於敬敬有惕然自畏慎意思敬有肅然自整肅意思敬有卓然精明

意思敬有湛然純一意思故聖學此之爲本萬事萬化具由此出又曰古今聖賢言敬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曰戒慎恐懼曰戰兢曰齊莊言雖人殊其實一也臨淡履薄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可謂形容至深切矣程子言整齊嚴肅是敬之入門言主一無適是敬之存主謝氏常惺惺法是敬之精明尹氏收斂身心不容一物則敬之純一也敬齋箴備矣毫釐有差則入於禪定故朱子有三綱九法教之戒其論窮理曰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淡行事得之最實又曰理義強窮探便有滯碍惟涵泳體驗默識而心通

之其論治體曰論治須識體如修德建極化導臣民精擇宰相分建衆職者人君之體也致君澤民精選人才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體也宣布上德設立政條分任有司察訪民隱以施勸懲黜陟者監司之體也愛百姓施惠澤明教化慎刑政均賦役理冤訟者有司之體也識體此識治矣又曰處天下須識其體要如君擇諸司之長長擇其僚自然得人則天下之事自理如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實理自然非可安排得也嘗謂陳白沙倡勿忘勿助之學爲亂苗之莠而莊定山豪放之士且使學者流於曠蕩之歸其欲求本實以貞體驗如此

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一學者尊爲敬齋先生萬曆己酉追謚文敬從祀孔廟先生嘗言陳公甫說不繇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則四書六經不足以載道矣公甫云靜中養出端倪又云藏而後發是將此道理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公甫言纔覺便覺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是物我有二理矣公甫亦窺見得些道理本原用下面無循序工夫故遂成空見蓋敬齋與白沙同師事康齋而所學迥異故歷數其失如此

門人余祐曰先生弱冠時奮志聖學往游康齋先生門退而藏修于家讀書窮理存諸心者不以一時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或遺久之則知益精守益固養益裕而所得益淡矣居業錄者先生道

明德立無可告語事有感於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於冊取易修辭立誠之義其間論聖賢德行經傳指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至異端佛老之學尤深辨詳闢惟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蓋亦有爲而發故其詞煩而不殺焉

余祐字子積江西鄱陽人自幼穎異始入小學卽慨然有求道之志聞餘干胡敬齋先生潛心踐履徒步往師之敬齋一見謂其器可以遠到以女妻焉成化丙午領鄉薦弘治己未成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轉員外正德戊辰勳臣有爭襲者子積署其案忤奄瑾意落職瑾誅薦起知福州府愛人卹獄事先大體鎮守內臣豪買市物不予直又以二百金強府令爲市

改機若干子積入其金於庫泣慰市民而遣之將以
狀上于朝鎮守懼稍戢求以事撓之會天旱衆請禱
雨鎮守曰余知府自謂愛民必能感動天地則使之
獨禱子積齋戒出郊雨隨應鎮守大慚愈忌之遣人
搆于厥衛必欲去之媒孽竟無所得會遷山東按察
副使乃解丁父憂未上服除補山東徐州兵備有南
京進貢內臣多挾商貨索夫馬價至數倍知州樊準
以告子積命詰其私貨入之誣逮錦衣獄謫廣西南
寧府同知稍遷韶州知府投劾去世宗登極詔復副
使遷河南按察使屢與撫按爭可否平反冤獄按黜

巨賊以數十計當其據理以爭詞氣棘棘聽者至不
能堪乃因考察橫中之其劾章云心慕乎古氣失之
偏子積聞之笑曰偏則有之慕古吾豈敢也坐調廣
西按察使四轉至吏部右侍郎報至而病卒年六十
四贈吏部尚書子積學務有用不事空言發端於敬
齋先生而推其本原以爲出於程朱之書故於程朱
尤究心焉嘗曰程朱教人倦倦以誠敬爲入門學者
豈必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
篤實邪曲詭譎之意勿留其間不患不至於古人矣
其時公卿間有指主敬存養爲朱子晚年定論者乃

撫朱子初年之說以折之謂其入門功夫非晚年乃定又輯朱子書之切治道者爲經世大訓其論及文章詞翰者爲游藝錄見其學之備體用兼大小非近時所謂單傳妙訣者可擬也學者稱訥齋先生

夏尙朴字敦夫江西永豐人初就試鄉先生以詩戲之輒應聲曰青雲萬里應非遠更有人間第一層及聞胡敬齋先生講學餘干往從之篤慎躬行毅然以性學爲已任歷官太僕少卿逆瑾橫甚遂退居嘗與王伯安守仁交友各商所學王有詩云悠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敦夫答之曰孔門沂水春風

景不出虞廷敬畏情其後郡人夏言秉政敦夫數以詩招隱其詩有云寵利繇來是禍梯功成身退便爲宜萊公不識乖崖意一值澶淵禍便隨貴溪不能聽卒及于難

陳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父員韜嘗巡按福建辨活沙寇之脅從者數萬人官終右布政使士賢自少沉靜端慤不妄言笑從鄉先生陳璘游早有文名日誦習一室中敝衣糲食人不堪其清苦而安若固然比長遂篤志聖賢之學潛修默識不求人知思以克已求仁爲要因自號克庵讀書不資于文詞遇格言卽手錄於冊爲力

行之助其學識粹然一出於正其揅履恪然一歸於誠
天順庚辰會試舉第一超拜山西道御史一疏劾學士
倪謙錢溥倖進而寢其命再疏劾尚書馬昂諸大臣不
職而移其權舉朝凜然憲宗嗣位疏言君子小人進退
治道所係不可不慎言甚剴切會修撰羅倫論時宰奪
情謫官乃抗章留之不報出巡江西風紀大振不以刑
罰立威官吏相戒不敢犯咸頌爲真御史督學南畿學
者競爲浮華之文欲矯而變之先頒冠昏喪祭射儀令
生徒歲時肄習徧歷郡邑寄宿學宮默然端坐以身爲
教徐行諦視周旋罄折絃誦俎豆雍雍翼翼也比入夜

齋館燈燭如白晝伊唔之聲錚然時以二燈前導省勸
之或引同飲饌如家人焉謂聖人之道必自小學入特
手注口宣諭學者循此以達於四書五經諸生翕然孚
化轉河南副使仍督學會倖奄汪直被命巡郡國威倖
人主都御史以下爭匍匐趨拜士賢俟其至獨自公署
中道入長揖不跪直問曰何官應曰提學直大怒曰卽
提學寧大於都御史耶士賢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
宗主斯文爲世表率寧死不可屈節直見其詞氣嚴正
而諸生且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旣無公務相
關自後不必來見矣士賢除步出密疏直專擅罪迨直

歸上問河南好官爲誰直以陳選對上出疏示之益敷德屏威推明正學兩地士風皆爲之變擢廣東左布政使猶眷眷舊徒刻宋史道學傳以貽之

白沙序謂誦言而忘味六經一

糟粕况采諸儒行事之迹與其論著之言白沙當日持說堅而肆口易若此

比蒞廣除徭役

罷和買備賑濟皆務爲惠養計數辨冤獄尤不畏貴倖中官有弟逼娶寡婦爲奪還之提督市舶中官韋泰者倚進貢爲奸利役戶苦於供需特裁減之又發海商詭稱蘇門答刺國之僞時撒馬罕使貢獅子欲更市滿刺加士賢言此西域賈人爲圖利使墮其術必貽安南諸邦之笑國體所關甚非細故韋泰旣蓄減役之怨又素

利進貢及是屢爲阻抑怨益深乃誣奏稱矯制發粟意在侵欺褒獎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徒就逮赴京廣人數萬擁留之號訴于詔使在道病作行至南昌卒于石亭寺年五十八初泰之構獄也賄士賢所黜吏張聚使誣證之聚死不肯從至是反爲上言訟冤奏入不報天下相與悼惜之平生言若不出口見所當爲則勇於行之處事緩而詳御下嚴而恕至於言動端莊雖家人見其終身然也旣歷貴顯燕會惟服先人舊袍帶客至瓦盆蔬食相對無慚色自河南聞喪還行李蕭然車一輛而已洎之官粵東騎驢出都門其清約有寒士所不及

者俸餘則以置祭田贍貧族嘗曰居此官必盡此職行
 此事必盡此心所注小學孝經冠祭禮儀等書傳于世
 學者稱克庵先生或稱丹崖先生正德中贈光祿寺卿
 謚忠愍 金賁亨著台學源流以郭檝方孝孺陳選合為
 一卷論曰右三先生當儒道晦蝕之餘而能上
 釋程朱之緒以扶名教振邦人使復知有周公仲尼
 之道厥功不既偉歟暢軒韜迹需時介潔成性遜志
 卓識大觀死生不貳克庵秉禮自嚴趨義如渴設在
 孔門暢軒其商之守乎遜志其賜之達乎克庵其錄
 之果乎吾聞暢軒常用靜中工夫則未知其所謂靜
 中有物所謂靜觀未發氣象者何如也此儒釋毫釐
 之地也吾聞遜志過魯問陋巷無雪所在慨然願學
 則未知其所謂尋顏子樂處所謂夫子與點之意者
 何如也此適道之要津也吾聞克庵學以求仁為要
 而錄格言以助力行則未知其所謂識得仁體實有
 諸已而求經義以栽培者何如也此吾儒內外之所
 以合也善學者反諸其身默識而自得焉可以登程

朱之堂窺周公
仲尼之奧矣

張元禎字廷祥江西南昌人生而穎異五歲出語驚人
 寧獻王召見命為韻語有心定萬事定之句王甚器之
 書元徵二字貽之因以名稍長補諸生都御史韓雍奇
 其文謂有長江千里之勢為易今名字曰廷祥謂當為
 國家祥瑞也天順己卯舉鄉試庚辰成進士改庶吉士
 詞臣教養讀中秘書外惟習韓柳歐蘇文廷祥獨有見
 於儒者之學不在乎記誦詞章乃日取近思錄及周程
 張朱全書潛心默諷教者或笑其用心之左弗顧也久
 之授編修會憲廟即位上疏請行三年喪又陳治道大

本大原四事曰講學曰聽治曰用人曰厚風化不報以病告歸家居二十餘年益研求正學作易詩春秋要語四書集要太極圖說要綱目近思錄家語解要多未脫稿弘治戊申召同修憲廟實錄進春坊左贊善上疏勸行王道反覆幾萬言辛亥實錄成遷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癸丑乞歸養母戊午召修大明會典爲副總裁遷翰林學士侍經筵日講時孝皇雅意向廷祥廷祥身矮特設低几就聽之旋以母憂去服闋進南京太常寺卿召修歷代通鑑纂要克總裁官改太常寺卿兼翰林學士仍侍經筵日講併侍東宮講讀甲子命掌詹事府事

乙丑入內閣掌誥勅上疏略曰帝王所以隆治化同天地者其說散見於五經四書求其直指根原提挈要領使一覽卽知其槩莫如周子太極圖張子西銘程子定性書朱子敬齋箴尤爲切要皇上萬幾之暇焚香默坐靜養天和則主靜主敬之學亦既有本而得其要矣日講之時復令內閣將此諸書命臣等進講紬釋熟復優游厭飫庶於聖學少裨萬一東宮則當勸講小學孝經詩經上嘉納之亟索太極圖以觀大喜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將大用之會上不豫竟不果正德初遷吏部左侍郎兼學士爲實錄副總裁屢上疏乞致仕優詔弗許

丙寅十二月卒于官年七十廷祥少侍父疾額天請代喪禮尚古事母色養惟赴召時不及躬殮恨之終身仕籍四十有七年在朝不滿九載勤學好問力探經傳蹟隱所交陳士賢胡叔心陳公甫羅彝正陳剩夫妻克貞諸公皆以道學稱于時其間不能無異同之見獨崖然中立不樹門戶而多所獨得好面折人過議論揚揚剛直不屈前後林居日久士大夫日望其起然譽之者多而尼之者復淡以故事卒齟齬不克行其所學費宏所謂磨礪渾璞益見光瑩也學者稱爲東白先生

姚文灝字秀夫江西弋陽人少讀書恒達旦及娶獨

行親迎禮流俗咻之不顧父喪極哀毀內翰張東白謂人曰是子可以語道矣勵志問學能忘其貧比成進士授刑部主事迎母就養京邸母沒乃扶喪歸塋廬墓終制先在刑部纔三月坐累當調外或謂任淺當自白秀夫曰職旣在是卽一日亦預有責敢獨免乎言者愧服至是補常州通判水政先諸郡召入爲工曹陳水利六事曰設導河夫曰發濟農粟曰給修閘錢曰開議水局曰重農官選曰專農官任朝議行其四事又繪水道圖集水利書及自著事宜一編皆行於時及歸大巖下益事著述已復有督學之擢慨

然以作人爲己任其立教條大要本聖賢之學而參以時制痛革浮靡考較極公自謂毀譽不入請託不行賄賂不通聞者以爲信然性方嚴純正在官無二志在家無嬉容友諸弟兼有恩義臨事剛毅推其志雖死生在前弗恤也諸書皆有辯論或欲更訂大學章句秀夫謂宜守程朱定本愚按古本大學卽朱子也業經程子考定而朱子因之依經次序各得其所矣後人不察程朱費幾許苦心必欲復古本以廢宋儒遂以知本知至二語連綴經末而首提誠意以該一書之要無論紊入條混經傳不可爲訓而繫淇澳烈文二詩于誠意之後於義安乎或又不得已而穿鑿其間有欲改二詩爲經文者是蛇足非體裁也有欲移知止二節合聽訟爲一章以釋本末者是未復古本先裂聖經也翻案紛紛幾

于家各有大學一本推其意不過謂格致無傳爲補傳者非原無經傳分章句者非爲臆說以掩之云爾然大學一書本古者太學所以教人之法豈若是其紊序蹈空迷誤後生也哉今姚秀夫氏獨毅然謂宜守程朱定本則於所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者已確然無疑不惟足以救正姚江而其識其力在谷平所云三家之上矣

張銳字抑之陝西秦州人成化初舉於鄉父敏以國子生爲江西布政司照磨從父之任受學東白張先生繇是學益有得乙未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遷江西吉安知府在吉安政教兼舉士習聿興民用安業坐忤權貴調湖廣漢陽六載以兩郡令譽晉山東左叅政後致仕居鄉日進執經諸弟子於

庭講學不倦鄉閭薰德焉隴西學者稱爲張夫子
羅僑字維升江西吉水人初爲邑諸生有文聲是時
諸生拘制義咸有門戶牽綴試日窮年不得休息而
南昌東白張公以道術鳴維升往從之居半載盡得
其說以歸自是授生徒輒以收放心爲言弘治乙卯
舉鄉試己未成進士癸亥授新會知縣正德己巳召
補大理評事會逆瑾擅王命用淫刑因歲早上封事
首言陛下日晏不朝戲狎羣小殆非所以承大業次
言文法太深誅求太急盜賊公行流移載道而宰執
諫官噤不爲語及論劉大夏潘蕃罪謫之非奏入瑾

大怒爲處以極刑賴西涯相公力解得免官歸是年
秋瑾敗明年以前疏復原官病作告歸己卯宸濠反
都御史王守仁起兵吉安討之聘維升居守吉安事
平敘功臺諫交薦擢知台州府至台首延布衣張尺
置上坐訪民間疾苦尺具以所聞對繇是誕布德政
吏部奏最天下第一上賜襲衣牢醴旌異之癸未二
月用巡撫延綏都御史姚鏌奏遷廣東左叅政八月
卽以故事引年致仕旣歸杜門謝客日對書史著潛
心錄以貽其子謂學須寡欲則心中無事嘗曰每見
青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何如每見雲影蔽日便看

吾心昏蔽何如每見草木生意便看吾心生意何如
每見禽獸自適便看吾心自適何如又云人於一日
自朝至夕自興至寢不可有一毫惡念惡念一萌卽
斬絕之使根株悉拔不可一息無善念善念一萌卽
克廣之使若泉達火然大抵原本東白而足發之者
也時東廓鄒氏講學青原山中數與往來議論而洪
先居喪不廢業維升獨以爲不應古禮責以書學者
稱爲東川先生

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甲申進士選翰林庶吉
士授編修奉旨較勘通鑑綱目因上疏言宋神宗喜通

鑑理宗好綱目而不能推之政治惟求賢講學以史冊
質經傳窮理義則大本立而萬目自隨矣復條上西北
備邊事宜陳搜套之策及債帥積弊進侍講入預經筵
嘗發明誠之者人之道謂務虛名而不實用工夫如漢
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唐太宗外行仁義而內多慚
德便是不誠又如梁武帝酷好佛法唐德宗信任盧杞
不能明于治道之邪正人才之賢否是不能擇善也唐
元宗初年勵精圖治幾致太平後乃窮奢極欲溺於所
愛唐憲宗初年發憤志平僭亂後乃好神僊迎佛骨有
始無終是不能固執也時純皇帝頗有偏好故以此諷

諫反復推說皆人所難言連丁兩艱及終制引疾不起
曰初心冀祿爲親今無及矣苟仕非義也弘治元年薦
起修實錄三年遷南國子祭酒上疏請增楊時從祀而
黜吳澄復疏修教化擇師儒慎科貢廣載籍復會饌均
差遣六事明年以師道難盡請致仕十二年以累薦卽
家拜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力辭不允鳴治先後在
國學律已率人嚴立規約兩監中故有夫皂僱役羨金
籍之於官均贍僚屬構書樓東西庀諸經史刻北雍廟
衢湫隘益市地闢其斜側又市廬舍三十餘區居博士
助教諸學官以省僦直諸生貧困者有給死者請京府

致賻給驛歸其喪凡所建白皆師古義持獨見不徇俗
希世也十六年預修通鑑纂要是歲請致仕特予告正
德三年瑾勒致仕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尙書謚文肅學
者稱爲方石先生鄉人方正學先生抗靖難殞身滅族
敢藏其一字者有禁鳴治不避忌諱收綴遺文爲遜志
齋集梓而行之羅一峰致書曰遜志一編則天地正氣
沉鬱百年而幾泯沒者一旦遂得其全以顯行于當世
執事之功大矣所著有桃溪集續真西山讀書記伊雜
遺音伊雜淵源續錄四子擇言元史本末宰輔沿革國
朝名臣事略尊鄉錄赤城新志忠諫錄祭禮儀注諸書

及方石文集赤城詩集行於世
羅倫字彞正江西永豐人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
無所回避有不可輒面斥之郡守張瑄嘉其學行而惜
其貧命有司周之謝弗受景泰丙子領鄉薦癸未赴春
闈遭火患呼曰吾生平無毫髮得罪於天今乃至此柰
吾親何須臾火滅僅獲免成化丙戌登進士對策大廷
頃刻萬言指切時弊拳拳以格君務學爲說奏名第一
授翰林修撰會梓試策策中引程正公人主一日間接
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語
彞正不從直聲振于時未幾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朝

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言彞正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
始以其言爲然旣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
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
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正疏奏遂落職提舉泉
州市舶司時彞正雖見逐而天下士論益榮之明年召
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注經爲
業垂十年卒于金牛山書院中成化戊戌九月二十四
日也年四十八謚文毅學者稱一峰先生嘗欲倣古置
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不受或衣之衣行
遇乞人死于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其飯其妻謂其

各周游河汾金 卷五 夢金堂
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于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
不以爲意嘗曰習俗之溺人如醉者之酣于酒寐者之
酣于夢所貴乎君子醉而能醒寐而能覺又曰舉業非
能壞人人自壞之耳聞者多興起方其貶而復召也李
賢新卒商輅復入閣實爲上言之適廬陵陳文亦卒士
有爲詩悼之者末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生已復
官士林爭傳誦之以故終彛正之世大臣未嘗有起復
者所著周易傳中庸解禮記集註所刪訂三禮考註俱
藏于家其一峰文集今行於世

劉彬字素彬江西永豐人貌癯骨秀心術純正五歲

而孤母張撫育之聽巫語用甕甌關於祠案下謂十
五出關時破甕名曰破關祈可長生素彬默用石碎
之母怒乃跪啟曰壽夭在天非巫可求天感母德兒
自可生母宜安心勿惑異端舉進士授潮州程鄉令
痛俗薄惡撤賭場禁酒肆逐娼優出境民不復破產
民有誣軍數年而蒙雪者以黃金十五兩包香茶中
跪送立揮去之考績赴部而鄰邑饒平賊發城陷奔
屯程鄉溪谷中官民大懼時素彬過家臥病聞之明
日卽力疾陸趨四日及境四野歡呼因白行軍布政
陶魯軍衆邑小乞散之鄰邑以紆民困陶擒賊五百

餘真僞未辨素彬力爭民命不可輕陶不聽且曰君不亦當立功乎正色對曰吾爲民父母坐視子弟命絕何謂立功乃白巡按御史雪其無辜者過半九年考滿方伯劉大夏署曰無能事之虛名有牧民之實惠旣去邑人塑像立祠遷雷州府同知以疾解官民謠曰知府似爛泥通判似豆腐去了劉同知倒了雷州府後卒于家年七十七初與羅一峰同塾及同受春秋於鄧表年所或經年乃一歸以德業相勵鄉俗目爲迂儒且有欲破其交者一峰詩有浪拍洞庭君山不動之語素彬笑曰君山豈足喻吾交君山靜而

不動吾交動靜不違一峰嘗告之曰科名文詞皆淨洗而痛決之不使亂吾之念慮一意從事聖賢之學必至於成人而後已榮華與道謬永貽身後嗤胡可以有盡之身而貽無窮之辱乎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此孔子所以聖也故素彬於出處之際亦曰吾不敢負一峰云

何屋字朝舉江西新城人幼自力於學以聖賢爲必不可至與鄉人鄧康羅倫游有省歸而日夜淬于慎獨克己之功至終夜不就枕窮年不出山蓋專苦如是家故裕仲兄豪主家政而家落有勸分者拒不答兄

所責逋括所有代之償無愠色母喪苦塊晝哭不絕
言動墓祭一於禮哀毀幾不能生廬墓側者三年第
進士官戶曹出納精嚴正德間逆瑾聞其有古琴一
張諷欲得之朝舉曰琴非所惜惜毀吾行耳竟不與
出知程番有反火屏虎之異歸授徒著書忘寢食不
厭尤邃於易多所自得後進士徒質經疑義不遽應
必從容玩諷竟日乃竭兩端以告聞者心厭而返平
生無虛言飾行嚴義利之辨毫介不取仕三十年蕭
然四壁及卒篋無遺金剩帛子孫貧不能自存
史英字廷珍山西稷山人少爲諸生恒以薛文清自

期待成化戊戌第進士初授棗強令未視篆俄報賊
騎至率兵卽日擒斬後冀州盜相繼反獄皆勦平之
於是賊不犯境其爲政首先禁抑誣訟而督課學校
周卹歲凶尤爲懇至凡上官橫科不便於民者皆拒
不聽擢御史按江南有周駙馬兄爲蘇州同知貪聲
大著卽據法首黜之他奸宄皆望風屏跡在臺中諸
僚有所論列多各有所托獨謂山西無托廷珍曰吾
夫有所托顧諸君不知耳衆問爲誰曰托天天有仁
心不受賄賂人有敬畏天命可托衆改容謝他日臺
中糾一勢要疏成已印鈐矣至午門前猶豫不進適

卷五
遇廷珍問何以處之艱然曰疏至公所宜進不宜退
遂進之遷河南按察副使丁外艱歸服除不復出閉
戶讀書不與人事平生不食兔肉有餽生兔者輒命
放之以其父兔屬生也每夕必焚香告天爲民祈福
壽獨未嘗通私書每曰已不容人囑知人亦不從已
以故官府多不能識其面張學士天瑞嘗以真理學
稱之操守素嚴顏其所居庵曰庸曰拙以自況所著
有就正一得諸稿其言多主居敬窮理嘉靖五年臘
月尅日考終壽七十八

吾學字景端浙江開化人通書易春秋以鄉舉入太

學與蘭溪章懋安福劉戩四明楊守卮交責善輔仁
多所裨益旣而三子皆貴顯而景端獨不第就江浦
教諭迎其父就養以敦本力踐爲教學東有隙沮洳
鑿池種蓮亭其中曰求樂邀莊定山景至日陶永焉
提學御史及諸憲使並以爲有道賓禮之久之乞終
養歸朝夕侍側諸可以娛親心者靡不力致執親喪
一於禮老猶毀頓與弟暎怡怡友愛始終無間言追
復遠祖祠田當祭掃必大合族其學耑在爲已不溺
於記誦詞章之習自江浦歸家食餘二十年郡邑子
弟及四方來學者履常滿輒書太極圖說西銘示爲

學本原及舉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語爲窮理之要又謂學者曰學欲有用須養氣氣克卽天下事無不可辦者時人卽其所居稱爲文山先生
王啟字景昭浙江黃巖人弱冠登成化進士告歸婚娶授霍丘知縣有兄弟爭財訟不息者以宋人所著兄弟吟令誦之使立廳事朝夕對揖久之乃悔讓其所爭而退一邑皆感化弘治間擢御史疏言皇親張鶴齡家奴生事及守備內官董讓不法人皆偉之秩滿轉江西按察僉事修白鹿洞濂溪二書院及文丞相祠堂毀淫祠四百餘所政暇則事讀書間有所見

則隨手筆記著正蒙直解周易傳疏周禮疏義及編古文類選大學稽古衍義等書進本司副使擬改山東提學會以事觸奄瑾怒不果降廣西容縣令又罰米三百石輸之官已復罰米二百石待命未報遇赦免久客梧州著邇言等書瑾敗自蓬州守歷遷江西右布政使奏罷寧王宸濠私貢新茶新笋數事轉廣西左布政使以征蠻督餉有功晉副都御史巡撫雲南輯綏番漢地方以寧著撫滇翊華錄赤城會通記尊鄉續錄義蜂記王氏族譜等書甲申遷刑部右侍郎詳慎刑辟丁亥以大獄免歸日事耕讀足跡不至

公府重修會通記及元鑑年統居八年卒學者稱東瀛先生遺著詩文甚多論者稱其性好著述而不甚

刻意衣麓食糲略無懟怨卓然有前輩風格焉敘近思錄

曰百家罷而四子出四子出而六經尊訓詁罷而近思錄出近思錄出而四子尊上下歷千餘歲絕續更卜餘傳所言愈演而愈約其旨愈近而愈遠矣粵自夫子刪述六經而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寓于易詩書春秋禮樂如天之不可階而升夫子恐人好高而反失之也故其為教博文約禮之外性與天道罕言而論語一書不出問答思辨之間當時曾子傳其學而論語一書不出問答思則曰格物致知猶吾夫子也曾子傳之子思其作中庸則曰擇善思誠猶吾曾子也子思傳之孟子其作七篇則曰知言明善猶吾子思也惜乎其書存其人亡其徒不能傳其道異端之說始熾猥以百家之言廁于其間統紀不一學者莫知所宗矣幸而四子之澤未泯漢董子思所以禁之首請罷

黜百家以尊孔子其後始置五經博士四子得列講師而百家不致與六經抗衡矣然亦多訓詁之儒而無究精微之實積久生蠹釋氏因得以近似之言亂之雖唐韓子知尊孟氏以闢佛老其作為文章則見道未真而由其生於訓詁之後無自而知也至宋周子倡明道學作太極圖通書以授程子其書始教人尋仲尼顏子樂處四子之蠹一去矣程子受於周子作經說諸書教人窮理觀物其書始發明顏子好學處四子之蠹又去矣張子與程子共語道學之要作正蒙等書教人知禮成性其書始發明中庸文字輩四子之蠹盡去矣其徒守其書相傳既久不能無失天欲啟斯文之歸於是朱子始出紹其道而正其書既掇于釋經四書集註矣復次輯為此編蓋所以修宋之一經大伊洛而宗四子明其傳之有在也旨哉編乎不由是而見矣其義云何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愚嘗思之人能收放心則必將求道將求道則必有所思有所思則必有所通有所通則必有所不通以所通者而推未通者其相去也不亦近乎其為知也不

亦易乎譬之炎炭其生炎也必有初炎處譬之望月其生明也必有初明處皆相因而不可相越也若無所通卽強欲通有所通不能類通皆蔽也彼釋致知者曰推極答近思者曰類推其義何居乎建安葉氏曾集解國朝文明之久雖列學宮然窮鄉晚出猶寡啟自守官以來始得此書讀之每日擊心融處輒手疏各條下庶幾銖累寸積幸異日無事卒業是書頻年奪志迄無所成且是書以思爲名蓋欲人默識心通而得之也故亦不敢爲姑書以俟來者愚按此序知東瀛識正而力勤矣

周瑛字梁石福建莆田人少時與廣寧賀克恭新會陳公甫爲論學之交且期終隱嘗贈克恭詩云黃門仙客歸遼左少室山人憶嶺南我亦塵埃難久任木蘭溪上浣青衫其後宦京師公甫次韵戲之中成化己丑進士授廣德州知州轉南京禮部儀制司郎中遷撫州府知

府調鎮遠府歷四川右布政使致仕年五十七自敘履歷以授諸子曰我他日卽棄子子無粉飾吾事以誣天下後世但謀葬我壺山之巔以此納諸幽足矣其畧曰期年過四十姑仕庶幾觀斯道大全而求見夫子所謂一者及領鄉薦遂汨沒仕途而初志始爲奪云又言居官行已頗知畏天命凡事每自檢於心求合於天而人有所不及知者惟人不及知而暗合於天則恒自喜曰此吾學之得也初在廣德念民惑鬼神著祠山雜辨又念民不知葬祭法及溺殺女子著教民雜錄在南京與人講邵氏蔡氏學著經世管鑰律呂管鑰又苦字學無師

承乃博采諸說爲字書管鑰其他詩文有水雲稿金臺稿金陵稿桐川稿臨川稿共若干卷藏于家初號蒙中子又號翠渠後因以名其集時白沙首倡習靜之說一時學者樂其說之新奇而梁石獨非之有嘉魚舉人李承箕學於白沙得其說歸遂居大崖山以老謂靜極則心虛心虛則理見故視六經若土苴視形骸若仇敵視聖人所以立禮義之防若纏束網縛欲撤去之梁石亦與李氏游爲題其義學曰白沙予友也二十年前日相往反瑛見其神清氣完心地定疊往往以其靜觀天下之動竊以爲古閉關人也今世卿從白沙游不知其說

果出白沙否果出白沙則吾當盡已之說不當祖述其說而申告之也瑛聞人心無外以爲有外者非也聖人靜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繇體及用一以貫之其餘爲學皆繇博以返約博者萬殊也約者一本也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一本旣得則所謂萬殊者亦可推此以貫之矣瑛請得以言其功程次第蓋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爲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知皆繇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極其至焉耳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人心無外也不卽物

以窮理其能盡此心之體乎故自性情之微以及形骸之粗自食息之末以及綱常之大自六經之奧以及天地萬物之廣皆不可不求其理求其理謂求其自然與其當然又於自然當然求其所以然積累既多自然融會貫通而於一本者亦自得之矣一本固非學者所敢言然聞之中庸有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譬如穀種雖自塊然而根苗花實皆聚於此又如雞卵雖自渾然而羽毛觜爪皆具於此及其發見於行事在聖人體用一貫在學者未免差互蓋在已者有所拘蔽故所發不無偏重之殊在外者有所搖奪故所執不無遷就之異然而既見本源則於處善亦安循理亦樂至于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甘心爲之此聖學之大略也今不務此乃塊然靜坐求畢體用之學吾見其難矣此文見集中蓋梁石之學以居敬窮理爲要以知天命爲歸先以敬收斂此心然後博物以窮理而反約以治博造詣爲至當故與白沙稱素交而持論不爲苟同如此

丁璣字玉夫南直丹徒人父元吉學行高古隱居教授與南海陳獻章友善學者稱易洞先生玉夫幼服庭訓巍然早悟弱冠舉進士授中書舍人成化末以

星變應詔疏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而根
極於正君心諸如教東宮振綱紀正風俗慎用人重
名器蘇民困理財節兵皆切時政末言方士釋老宜
斥遠語涉萬貴妃疏入憲皇怒以他事逮繫命擊齒
落而挺然不爲動謫普安州判官普安去中州萬里
非人所居獨從一僕怡然長行弘治初入賀三原王
公怒爲太宰雅重玉夫延見坐語者竟日明日復召
不赴奏記言今日大本無急於正君然非一人一日
之力宜早堅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言之路庶本正源
清制治保邦之務可次第而舉太宰韙其言欲引爲

吏部爲忌者所撓不果轉廣西通判猾伍以怨誣鄰
民爲盜斷其舌斃之獄污鬻其妻女竟按如律同官
坐事者處之曲有恩至丐印易牒執不可曰某平生
惟辦此一片心事君敢爲欺耶內服闋倪文毅公岳
掌銓卽家起儀制郎中尋以副使提學廣東入賀道
清遠峽山水暴發衝急舟欲覆卽闔牕與妻子俱沒
翼日得其屍衣冠端整如生存玉夫充養淡粹居圓
運方身不踰中人而任道好古崇正闢邪有萬夫直
前之勇羣吠衆譟不震不竦有百煉不磨之剛嘗以
儀禮周公之典久廢不行家居冠昏喪葬一取衷之

其教人先命之正容端坐澄定良久使踈釋慮消方
與開講其爲政務先教化而一以誠意將之民有去
後思室廬不庇風雨子女踰期無力爲嫁娶而愛君
憂國一出天性蓋其爲學一以考亭朱子自期待魯
齋臨川而下不屑也故其所造若此竟死于溺命矣
夫所著有補齋集八卷大學疑義一卷洪範正誤一
卷四禮儀注四卷行于世其中庸語孟說未脫稿大
學士靳貴少從受學尊事之終身其他門人唐侃俞
燦輩多以學行顯

周孟中字時可江西廬陵人成化乙酉領鄉薦江西
學使李公齡典教白鹿洞書院聘以爲師取程端蒙
董銖所爲學則併朱子洞學舊規嚴率諸生皆翕然
知所向方來學甚衆尋與南康守不合遂罷歸己丑
登進士授南京吏部文選主事戊戌轉僉事提學福
建端士習培士氣一以教於白鹿者施之品藻進退
付之至公不爲權勢所撓於宋諸儒祠墓徧加修葺
甲辰改貴州僉事丁未遷廣西提學副使作興有道
士咸嚮學弘治初歷轉至廣東左布政裁抑海舶中
官使不得爲商民厲民間昏嫁後期喪葬不舉皆有
禁俗爲之變致仕抵家越四月病卒年六十六其學

本於主敬窮理以朱子晚年謂敬字之義惟畏字近之故號畏齋以天性過剛恐褊急害道取西門豹佩韋之意別號韋庵性至孝太安人晚病風痺寢興湯藥躬視弗懈俸祿所入舉以建先祠置祭田周宗戚平生砥礪名節爲詩文必有關係發明不苟下筆有畏齋稿藏于家

鄒智字汝愚四川合州人年十二能文章讀經史一日不忘嘗居龍泉庵聚樹葉夜焚之以照讀書成化丙午纔十五舉解元郡人聚觀汝愚馬上口占曰龍泉庵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

郡人何用太相驚時有鄰省元年名相若者汝愚初意其爲同志特訪之坐未定其人遽問四川解首坊金比他舉子多幾倍卽拂衣起赴會試過三原謁尙書王公恕曰智此行取甲第非所急所急者扶陽抑陰此疏不可不上也王公微哂而罷丁未成進士選庶常孝皇御極御史湯鼐當侍班糾儀汝愚造其私第告曰祖宗朝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之情所繇間隔不通也公以言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效故事此太平機會也冢宰王恕徵至京又迎謂曰三代而下人臣不

獲見君事多壅蔽願公弗受職先請見君政之可否
歷陳於前庶其有濟一受職再無可見之時矣王公
善其言弗能用汝愚甚惜之是歲冬星變應詔抗疏
極論扶陽抑陰之理請黜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
王恕彭韶又言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夫抵
宦官陰主之疏入不報聞者爲之懼汝愚意坦然由
是名愈重然性孤介寡交與爲人所忌弘治三年言
者誣知州劉槩御史湯鼎妄議朝政株連下錦衣獄
身親三木神色自若供詞略云智與今湯鼎等往來
會聚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

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
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
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判案內
閣徐溥亦力言吾輩不可使朝廷有殺諫臣名始獲
免謫廣東石城所吏目在獄詩云人到白頭終是盡
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
宸辭朝詩云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
願聖朝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遂毅然就道衣結
履穿幾不能存親識餽遺堅卻不受過閩蔡介夫清
贈詩曰此行如遊學十年觀造詣炎荒無友生神交

方遜志蓋勉之淡也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奉總督檄董修醮書因寓廣城交陳獻章處困若亨進修不怠居四年暴病卒年二十六卒之日囊無百緡方伯劉大夏同年順德令吳廷舉致賻歸其喪所著有立齋遺稿行于世方居石城有順德人鍾曉師事之後歷御史知府卒有立以風節稱曰國粹陳騏字夢祥廣東南海人少喜技藝工畫能醫有司使視重囚入獄中穢不能忍耻之乃學舉子業爲邑庠生時年二十七矣三十一舉於鄉連登進士拜大理寺評事晉左寺副修撰羅倫以剛直許之遷江西

僉事發奸摘伏有能名分巡嶺北民病瘴以藥活之者至八百餘人勘虛糧明經界均徭役民不敢欺巡九江以南火燬學宮文昌祠凡清出虛糧十八萬三千餘石儲贖罪穀備賑濟至二十一萬六千石有奇以各道罰罪銀市材倩工修理學宮祭品及正聖賢像服之不如制者七十八所毀淫祠九十七區晉雲南副使時鎮守太監錢能家人不法每爲夢祥所抑能中傷之訐奏落職家居年八十餘卒嘗謂白沙之學之雜禪也著論正之學者稱益庵先生

宋端儀字孔時福建莆田人幼嘗侍父助教公較文

江右時御史天台陳選監場屋因私試以文溪器之父爲安州學正每令預堂試諸生皆歎服以爲弗如也舉成化甲午鄉試第七人辛丑會試第六人拜禮部主事歷主客員外郎凡四喬朝貢之使以方物贄見一毫不苟取其或有所求請必條舉典故辨析開諭使心服而去久之遷廣東提學僉事旣至嚴立教法方勵精有爲遇病卒自其少時已有志泛濫羣籍尙友古人凡鄉之先輩皆考究而知其邪正賢否郡守青田潘琴以郡學所祀鄉賢多弗稱典禮乃發策詢於諸生惟孔時所對策考論精審潘大加歎賞其在禮部署清務簡尤留意程朱正學嘗考正宋史道學傳進程氏門人呂大臨謂其深潛縝密當不在劉李尹謝游楊之下又以程氏師友淵源朱子已有錄以示後學而朱子門人亦多哲士尙未有表著之者因集黃勉齋以下及私淑有得如真文忠諸公凡若干人爲考亭淵源錄又嘗修祠部典故廣東通志略宋行朝錄皆未脫稿其修道南三先生遺書朱子事類鄉賢考證莆陽遺事莆陽舊事偶錄立齋閒錄立齋稿高科考宋氏族譜等書藏于家

雒閩源流錄卷五 終

各圖源流錄卷五

齊師高保宋且沈簡等書燕于案

賤懷賢亦猶清烈法華普賜書

宋亦博雅者未似辭其為

國集黃獻徵以可又

學科張野天門人呂大淵附其

亦派清書書卷前大留意野未

學科張野天門人呂大淵附其

亦派清書書卷前大留意野未

學科張野天門人呂大淵附其

雜聞源流錄卷六

無錫張夏纂 門人婺源黃昌衢校

章楓山先生 程昌 黃傅 應璋

董遵 陸震 凌瀚 章拯

黃仲昭 張吉 李汰 邵珪

王雲鳳 蔡清虛齋先生 陳琛林啓林希元附 邵寶三泉先生

楊廉 談縉 張綬 陳鳳梧

邵清 劉玉 楊文

章懋字德懋浙江蘭谿人天順壬午中浙江鄉試易魁

成化丙戌會元列二甲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甫閱月

會元宵舉放燈火內閣分題命館局賦詩先生草疏與同官莊杲黃仲昭連章諫止忤旨同杖闕下謫外先生得臨武知縣時稱三君子先是羅倫論南陽謫官又稱翰林四諫云未行給事中毛弘等申救改南京大理寺評事遷福建按察司僉事毅然以振風紀爲已任勘獄牒別吏蠹陪官邪滌民瘼招通番貨以便商聽民採礦以絕盜認納海田虛稅計擒泰寧尤沙諸盜善政卓然考績赴部乞解官吏部尚書尹旻勉畱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病如何可退答曰古人正色立朝某則罷軟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則貪酷年雖未艾鬚髮早

白可謂老疾堅請得歸時年四十一人以爲難旣歸固窮守道奉親外閉門讀書體認實學而言必根志志必先用用必副功提挈綱要所得益深家貧力耕以自給不入城府士風爲之一變四方弟子執業者雲從名卿隱士接軫於門乃刈蔬脫粟而餉之或諷爲文章曰小技爾予弗暇請著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詎當附益哉林居二十餘年公卿屢薦弘治辛酉名爲南京國子祭酒母喪力辭詔增設司業以編修羅欽順爲之聽終制赴官癸亥服闋再辭弗允始就列首厲教化明道術肅儀軌六館之士翕然向風姑蘇尤樾

母病不得歸省先生許之或謂無例曰吾寧以違制受譴不忍絕其母子之情也再上修學政陳弊政二疏正德改元陳言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五事疏八上乞歸未幾劉瑾擅權公卿多遭斥辱人皆服其先見久之起南京太常寺卿再遷南京禮部侍郎俱辭用科道會疏以舊學者耆德詔賜存問世廟初特晉南京禮部尚書仍致仕辛巳冬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少保謚文懿學者稱楓山先生先生自少潛心大業慨然有范文正公之志于書無所不讀身體力行涵養深至居常龐朴和厚不爲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

確乎不易且寡嗜好謹出處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當家居日命諸子親農事邑令來見諸子輟耰跪迎在南監時其子自家來省道逢巡檢笞之已而請罪先生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爾不識又何罪焉嘗言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氣理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論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致狂妄論學術程朱後又大壞矣必須真聖賢出方能救得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

才固民心為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論世道惟唐虞
 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上致中和下此則一泰一否祗
 憑氣運推盪耳論家法如鄭義門兄弟讓死篤義如此
 其家安得不悠久乎論風俗須倣橫渠復古之志行藍
 田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論吾婺有三巨擔自何王
 金許沒而道學不講自忠簡默成逝而功業不彰自吳
 黃柳宋謝而文章不振後學可不勉哉論居常處困每
 誦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語便覺自
 警拔論居敬自謂於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放僻
 邪侈之襍論窮理自謂於精義處得力見進退辭受之

節頗分明不敢放過其持論篤實大指若此所著有楓

山語錄闡然子集行於世後人以其書續呂東萊及王

何金許之後稱金華六先生楊廉曰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斂華就實

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峰習靜如陳白沙公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于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為危言之叔度在宋鷲湖不立異同之伯恭公之謂矣愚按楓山問白沙曰人來就學者如何開發之白沙曰今人陷溺于名利汗濁之中先令他看浴沂章以洗其心胸楓山曰今日也浴沂明日也浴沂合殺怕流入老莊去白沙曰使擺脫得開方好向進此亦權一時之弊也又按羅整菴曰章楓山嘗為予言白沙為學本末固以禪家目之然則楓山蓋和而不同也而槩謂不立異同豈其然乎

程昌字時言南直祁門人甫冠領弘治間鄉薦謁章

楓山先生於南都受學而歸登進士授蘄水令時逆瑾有事湖湘官較駱繹徵索時言不爲休以最擢御史陳十事上嘉之駕將南巡率同官伏闕二日諫止巡按福建會南靖羣醜猖獗率兵討平之詔慰勞晉一級繼巡廣東殄滅新會新寧劇賊賜白金彩幣在臺九年風裁獨持如一日嘉靖元年與郊壇監禮及侍經筵尋議大禮援引經典反覆數千言出爲湖廣四川按察使謝政歸閒居二十年餘惟闔戶著書未嘗一刺候公門歷官雖久不置妾媵不蓄財貨卒祀鄉賢祠著有和溪文集發蒙近語大學古本註什宗譜家規等書

黃傳字夢弼浙江蘭谿人而穎異讀書過目輒成誦長從楓山先生游遂潛心理義之學以名節自礪登弘治庚戌進士授江陰令江陰稱難治夢弼初至兩月示以恫愿一日升公堂盡發吏弊于是興學勸禮威強梗惠良善毀淫祠釐祀典精敏稱神明奉詔當行民奏畱之三年擢御史朝貴聞其風裁相戒斂避不久以病歸病劇無殮貲其家人尤之夢弼徐吟曰病餐藜藿神尤旺臥死溪山鬼亦清著有白露集及江陰縣志

應璋字德夫浙江永康人宋少師孟明九世孫嘗學於楓山先生一見語以黃勉齋所云真實心地刻苦工夫德夫佩服不懈先生稱其純篤焉以貢授徽學訓導補長樂再遷羅源教諭正己率人士皆樂從其教致仕歸年九十終學者稱爲東白先生所著有四書索微尚書要畧等書

董遵字道卿浙江蘭谿人受學楓山先生之門潛心理學專志力行學使江右東洲胡公禮爲浙東奇士貢入禮部試居首選授南昌府學訓導值蔡虛齋邵二泉兩先生相繼視江右學徵主白鹿洞書院轉溧

陽教諭遷江浦知縣立積散法爲備荒計在任一年百廢具舉因疏乞近地便養忤當道意調知廣東感恩縣懇請得終養歸居家風雨不蔽擔石寡儲而事親曲盡孝道所著有金華淵源錄及文集若干卷從子翬以孝養聞三喪九年不御酒肉不入內寢雖衰經已除而哀慕不替爰以貢格異等拜思南府推官水蘖之操六年如一日人以一門二孝廉稱之

陸震字汝亨浙江蘭溪人從楓山先生學慷慨有大志以名節自砥礪舉正德戊辰進士授泰和令威德並著民立生祠名爲兵部主事轉員外郎時江彬怙

權伺釁直駕多游幸汝亨抗陳仁義之疏幾獲重譴
以大臣申救得免已卯春彬復誑上南巡命下中外
洶洶懼變莫測汝亨曰事急矣既不能去又不能言
吾何以祿爲遂與同官黃鞏疏陳六事請斬江彬以
謝天下彬銜之矯詔下錦衣獄逮繫月餘拳梏跪於
廷五日三訊三杖而死時霾霧四塞晝晦如夜水溢
南海子玉河七鐵柱齊折如斬而駕亦不果出初汝
亨在獄時瘡病方劇慷慨賦詩有惟有梅花入夢香
之句又與黃公講易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其從容
就義如此嘉靖初詔贈太常寺少卿遣使諭祭廕其
子有司爲立專祠祀之

凌瀚字德容浙江蘭谿人性端方沉毅弱冠卽負大
志不規規於科舉學早游章門得其標的言行必期
信果步趨必繇規矩閒居正襟坐雖盛暑不去巾襪
對朋友自朝至夕無惰容尤嚴義利之辨嘉靖乙酉
以易魁兩浙益肆力學問凡天文地理名物象數以
至禮樂兵刑漕運水利之類靡不究心四方從游者
日衆各因其材造之旣謁選授泰寧教諭日與諸生
講明理學立爲條約以正其趨貧不自給者則分俸
資之九年如一日士習丕變在任兩應聘典山東廣

西試遷周府紀善堅不欲出從游者強之就道至則剛直自持輔王以禮其所上崇德講學等啓詞嚴義正王甚敬焉以疾卒於官著有羣書類攷太平策略邵武泰寧等志金華正祠錄諸書

章拯字以道浙江蘭谿人少時從伯父文懿公受易輒能潛思究繹至夜分不寢履繩蹈矩非禮勿行登弘治壬戌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刑部以決囚不覆于奄瑾坐復命遲慢下錦衣獄數日謫判梧州瑾敗擢南京吏部稽勲主事歷官至工部尚書所至皆著聲績其爲河道都御史適當河變二三喜事之臣欲開

新河獨抗言河性靡常悍猛難制豐沛之淤塞因黃河之旁衝黃河之旁衝因上流之未濬宜卽疏支河以殺其勢築長隄以防其衝然後挑通漕沛自無淤塞之患不過費十萬緡自可成功焉可輕費朝廷之錢糧絕閭閻之地脉變丘陵以爲下舍川澤以爲高哉朝議不協以盛公應期代之竟不底績及潘公省曾用其議而工始集尋以少司空督造顯陵廷議計費六十二萬有奇以道殫心研慮僅用銀二十六萬而大工煥然告成上賜白金文綺明倫大典以旌之已亥秋聖駕南巡登純德山徘徊稱善且深惜其去

位初內閣桂萼延六卿議行海運以道言其不便萼遂止庚寅夏言建議分郊復以勞民傷財極諫上意不懌會以請建仁壽宮事忤旨用事者乃令冠帶閒住以道雖去而時論益重之其學得自家庭兼通天文地理醫卜百氏之術家居二十年而憂國之心彌篤每占天文先事多驗徹夕不樂卒年七十謚恭惠學者稱樸菴先生

黃仲昭名潛以字行福建莆田人年十五六卽專意古學凡先聖先賢一言一行無不究極淵微必實踐而力行之於周程張朱之書及韓柳歐蘇諸家下至

農圃醫卜之學無不徧覽其爲詞則崇宗朱子焉天順己卯福建鄉試第六人成化丙戌二甲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丁亥授編修甫三月有旨命翰林賦烟火等詩預爲元宵賞玩之具仍出舊格令擬述進呈詞多不經無異俳優因與同官編修章懋簡討莊梟各上疏極言不可用事者大怒取旨逮至午門命衛士各撻二十斤補外得湘潭縣知縣刑科給事中毛弘御史陳壯等上言三人者出自草茅初居翰苑不顧一身敢言直諫實盛時事也乞復其原職以慰人心以息物議特旨改南京大理寺右評事仲昭到任

各門派流金 卷六 九 彙余堂
悉卻舊例隸卒所入月錢其讞獄務以抑豪強伸冤
抑爲主凡刑部具獄失重輕者必駁正之乙未連丁
內外艱四年不離苦塊食惟蔬果酒不入脣己亥終
喪以二親皆逝無爲祿仕遂引疾丐休家居十年弘
治改元以御史姜洪薦有詔起用擢江西按察司僉
事提督學較至則嚴教條以身倡率之宦家子弟未
嘗假借凡經識拔皆一時名士乙卯疏乞致仕丙辰
再疏始得請家居惟以著述爲事撫按藩臬及郡守
嘗請修志如八閩通志延平郡志邵武郡志皆出其
手筆正德戊辰十一月朔卒于家年七十四自號未

軒復號退崑居士

張吉字克修江西餘干人生有美質四五歲間親命卽
不敢違訓之故事輒記不忘比長耻同流俗信古好義
以名節自砥礪初從鄉先生學見諸生簡擇經傳以資
捷徑意謂士當兼治五經今業一經而所遺如此豈聖
人之言亦有當去取者耶遂歸而屏絕人事力購諸經
及宋儒諸書讀之益自奮勵以窮理致知爲務體之於
身驗之於心在庠序爲異已所嫉惟教諭鄭重光爲之
延譽提學止軒夏公嘗舉以勵諸生成化丁酉魁鄉薦
辛丑登進士明年除工部營繕司主事時左道李孜省

致位禮部侍郎妖僧繼曉以符水進乙巳元旦星隕有聲詔求直言上疏勸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顯劾二人之罪其黨捃撫過失無所得踰月諷吏部尹旻貶雲南景東府通判時追逮甚急故舊無有送者所攜惟小奚敝書而已景東處西南極邊其民鄙戾土官陶氏世握郡章一仍其俗克修至下令率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民以事至庭諄諄曉諭使歸相告語有不法者亦必薄示其罰約無再犯陶始見克修空囊且無室家謀爲置妾不聽以銀器數事爲餽一無所受已而遣子榮來學榮聞教卽能善事其父遇母忌日或強以酒

肉卽走避之士民繇是信服漸知中州之化地僻乏書手錄諸經葺齋舍討論其中取聖賢教人修己之要慎獨窮理改過求仁作爲四箴以自勵讀呂榮公家傳作佛學論以正末俗孝廟御極覃恩轉肇慶府同知其地頻年苦潦爲相度築隄長亘三縣經營勞瘁歷三載而後成復爲竇以殺衝決之勢民德之以姓姓竇以號號隄弘治辛亥都御史秦公紘爲總兵柳某所誣逮赴詔獄克修爲疏曲直秦卒得白壬子進表闕下冢宰王公恕素知克修部見時待以殊禮欲處以提學之職不果癸丑轉梧州知府梧爲兩廣鎮巡開府建節之地供應

極繁民多四徙不樂土著至任百凡節損且公摧鹽之
利釐不均之徭于是悟民相率復業暇日則躬課諸生
爲講說聖賢大學之道使知所誦法尤嚴於丁祭廟樂
崩壞嘗延樂師呂應禎聚諸生習之至於將事卜牲之
外微而菹韭皆一一徧視觀者竦然生敬戊申考績入
京贄見當路惟所刻先儒學範晦菴詩略等書庚申遷
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申教令嚴武備其教士以射
則懸金爲的中者予之又以意創鴛鴦銃偏架弩倣种
世衡教射青澗及韓世忠製克敵弓之法所轄沿江山
川盤結林木蒙翳賊多伏其中因扼要害縱斧斤以奪

之時府江東西二賊相爲犄角而東賊慄悍尤甚遂併
力於東數月間斬獲甚衆西賊聞之亦皆自戢正德改
元遷按察使明年遷山東右布政使己巳轉廣西左布
政使二月發濟南舟中讀象山語錄作陸學訂疑會召
馳驛還京將處以重任竟爲逆瑾所阻降兩浙鹽運使
量移河南叅政調廣西壬申轉湖廣按察使癸酉遷貴
州左布政使未赴以疾告家居夙服膺同邑胡敬齋先
生爰取居業錄採集之謂之要語其在嶺與陳白沙氏
相往還至於論學亦不盡合嘗謂禮之大體有四其冠
昏喪三者可守行之惟祭禮煞用斟酌其行於家最爲

精當鄉里化之居常無可喜無可怒之事及變故之來利害之際則惟義是從無所疑憚家常飲食遇二味必撤其所御布袍雖累經澣綴弗棄也誠諸子一以節儉訓之書先小學四書而後諸經謂學者不讀五經遇事便覺窒礙至於隱年就試大爲不可以時方進取乃爾則他日事君可知矣居官三十三年在朝僅二載兩罹貶逐久處瘴鄉皆人所不堪者早歲微偏於剛中年充養弘裕病且革每旦必正衣冠坐倦則隱几假寐愛君憂國之心老而彌篤歲戊寅九月甲寅卒年六十八學者稱翼齋先生所著有古城集貞觀小斷等書行於

世

李汰字清之湖廣蘄水人天性仁厚氣質端莊居家以紫陽家禮爲節持身以金谿孝友爲先少失怙終身哀慕領成化丙午鄉薦任江西永新訓導轉浙江義烏教諭並有教績聘考福建秋闈或以黃金私謁峻卻之謁者曰此腐儒耳清之聞之謝以詩曰義利源頭頗識真黃金難換腐儒貧莫言暮夜無知者充塞乾坤有鬼神其人慚而去致仕卒著有立菴稿藏於家

邵珪字文敬南直宜興人成化己丑進士除戶部主

事才識精敏案牘之暇輒潛心理學嘗言中庸全書只天命之謂性一句工夫從戒懼慎獨入內省不疚是真慎獨不愧屋漏是真戒懼工夫盡處卽天命本體無聲無臭原無加於不睹不聞以此恒自刻勵持守極嚴屢絕潛金之私謁者至貧無以爲家一歲數徙其居室人有突不黔之歎丁父艱歸益孝事母氏服闋六年不出後補嚴州守到任一月悉更弊政以勞卒於官生平豪於詩嘗賦半江帆影落尊前之句傳炙人口人因稱爲半江先生子天和字節夫由進士官吏垣尚廉直忤奄瑾謫官下獄瑾誅晉符丞歷

憲副居鄉時偕從弟天祐會友講學遠近士歸之

王雲鳳字應韶山西和順人南京戶部尚書某之子自

幼端重有執十一歲時與鄉人立妓女過之拜而不答

同舍生或借其扇潛與妓女應韶知之後以扇還擲之

地下同舍生慚買他扇償之登成化甲辰進士除禮部

主事值憲宗弗豫禮部循故事舉齋醮乃言于部尚書

周洪謨曰祈禱固臣子至情第行於佛老宮非禮若爲

壇於南郊隙地大臣率屬禱於天三日則可時不能用

土魯番貢獅子應韶謂宜卻之尚書耿裕用其稿具奏

得允歷員外郎郎中尚書倪岳因災異疏弊政用所條

四事曰懲斥邪慝禁給度牒停減齋醮議處宗室後度僧不止應韶具疏爭侃侃千餘言三上皆不報及旨下度僧不多人謂其有回天之力弘治丁巳京城風霾逾旬疏陳修德弭災之道乞納忠言罷左道齋醮傳辦傳奉等事孝廟遂下詔求直言復代部堂條奏二十三事時中官李廣與壽寧侯表裏通惡怨徹中外人莫敢言應韶獨上疏請斬之以弭災變人爲危之上知其名不之罪廣怒令道士設醮呪死不驗屬旗尉數伺過失是年冬聖駕郊天看牲回誣以駕後騎馬下錦衣獄謫知陝州比至問民疾苦興除惟恐後有兄弟因甕爭訟則

買甕遺之於是兄弟感愧引咎歸好凡富豪謀利病窮民者必痛治之毀僧尼寺以正風俗拆太山廟以給學田禮賢講學政教畢舉遷陝西提學僉事轉副使教學者讀書自小學近思錄始次及諸經史建樓于正學書院廣收載籍以資誦覽分設四科曰求道曰讀書曰學文曰治事取人首名節次文辭斥貪殘獎正直禁止僧道師巫邪術尚嚴威不姑息士始不堪而終服其公所引進皆知名士遷山東臬使丁內艱歸冢宰張綵欲起復上書力止之服闋擢國子祭酒以十有七條約束諸生時逆瑾崙橫惡其一無所餽欲搆以禍竟無所得養

各圖... 卷六
病歸尋改南通政未上起爲副都御史巡撫宣府疏辭
不允至宣府以便宜行事寇畏不敢輕入家素貧先遭
逆瑾誣贖稱貸鄉曲終其身不能償山西巡按疏請周
之所居在和順之虎谷因以爲號初筮仕卽清忠效官
特立不懼居京師日無故足不躡公卿門不赴無名飲
宴獨與蔡虛齋爲同年而師事之時謂人情所難爲學
一宗程朱嘗曰一息不敬便與天地不相似故居無惰
容自少至老如一日又嘗題楊震四知詩云若教暮夜
無金饋方信先生待物誠呂涇野每喜讀之以爲得務
本之意所著有小學章句博趣齋稿讀四書私記諸書
行於世

蔡清字介夫福建晉江人少從三山林毗受朱易盡得
其肯綮時人爲之語曰欲易明問蔡清成化丁酉舉福
建解元晉江之山鳴如玉磬者三日甲辰始舉進士先
生自幼好學急求道略仕進病假久之講學水陸僧寺
學者多從之游弘治元年以母教趣赴選得禮部主事
冢宰王恕稔其學行奏改爲吏部稽勲主事上劄記言
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敝民力日屈當
大有以振作之又薦引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
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下獄罪不測刑部尚書何喬新

方在告先生詣喬新強之出喬新卽疏救智得謫官嶺南洎丁內艱服除吏部有不悅者以補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乞便養遷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父病没人謂孝感所致每遇親忌痛哭流涕終日不御酒肉宗族內外有貧乏者恒賙卹之死而殯葬之撫其孤門外貧者亦常衣食之嘗曰天地間物當與天地間人共一介不取士當然也一介不與故未易耳蓋仕宦之久屢空而不暇自計也正德改元卽家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寧王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藩臬官皆先朝宸濠次日乃謁孔子廟先生至力請其僚

同日行禮先謁廟後朝王宸濠生日命藩臬官著朝服賀先生獨去鞞而入宸濠大怒一日宴藩臬官宸濠嘲之曰公乃不能作詩先生對曰某平生於人無私蓋私與詩音相近故謬爲詞以諷宸濠益銜之其後奏求護衛已得請矣先生快快有後言宸濠聞之欲誣以非議詔旨之罪先生正色對遂疏乞致仕宸濠尚陽善挽留之且欲以女妻其子竟力辭而歸會劉瑾方耑權假引名士以收人心不數月復起爲南京國子監祭酒朝命未至而先生卒矣先生素羸弱色澄氣和外簡內辨與人論天下古今一以禮義折斷其言剴切而精深其淵

軌貞風使人妄消躁息為學初主於靜後主於虛謂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而應因以虛名齋學者尊為虛齋先生嘗為密箴不以示人積久至五十條皆自砥自鍼之詞兢兢然惟恐慚負君親得罪師友其言曰學貴養正性持正行虛心涵泳切已體察八字要訣也又曰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聖賢之道不著故與其徒著四書蒙引易蒙引諸書皆推原

朱子之意今行於世

先生作密箴皆為已謹獨之事未嘗語親知後與楊月湖傾倒偶出

示之嘗言程先生每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驗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可以養心可以養氣可以照萬物而處之各得其道實造化之機又曰善言者自簡善應者自足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又曰有道

德者不多言有信義者不多言有才德者不多言惟細人狂人妄人乃多言耳又曰元城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三年乃去得一矜字故力行難未有不堅苦強忍而能成者又曰必使小人不忍以其所為而疑我之為之乃為信於人又曰勿蓄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勿使半毫術終無人不識巍巍乎司馬公之律身嚴與人忠也故能赤心質神明素行孚走卒章文懿負重望公卿交薦海內皆想望其復起先生與其所親書曰清謂先生決無意出矣向來先生一二同志此行復起者俱不得完璧而歸今聽先生一人高臥林下亦足以壯士風淑士類而為國家添一人物矣易所謂不變所守乃所以益上也况今未能以不次柄用先生而第以纂修名誠亦不必竟其事矣文懿果不出才包曰尚論諸儒必以四書為標準四書無所得雖經史淹貫不可以言學也自金谿以迄姚江凡學其學者莫不厭薄朱註肆意妄解其于四子書穿鑿决裂甚矣大而後惟文莊蒙引以發明朱註為主朱註四書功臣蒙引朱註功臣

陳琛字思獻福建泉州人時虛齋蔡氏之學方顯士人鮮能習其傳而思獻生稍後自以其意爲宋儒考亭朱子之學未嘗聞虛齋之說也一日虛齋得其文於故長史李木齋所嗟異久之李曰此吾徒也虛齋瞿然曰吾乃得此人爲友足矣不敢爲之師也思獻聞乃因李稟學於虛齋焉虛齋曰吾所爲發憤沉潛辛苦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解不意子皆已自得之今且盡以付子矣於是講爲師弟子正德丁丑會試禮闈考官尹編修得其文大驚以爲出舉業蹊徑之外大學士靳文僖反覆數四曰信然是必出陳白沙

之門不然則蔡虛齋之徒也及榜發訪之果然初授刑部主事乞改南以便養得戶部推淮安舟稅正額足後大開關門恣商舟來往部尚書責其弛慢答稱數罟不入洿池若充類至盡鈔關之設不比禦人之盜乎部堂無以難旣而轉吏部考功以徽號恩得封贈其親遂乞終養歸里一步不至城府不通達官貴人書闢一室靜觀天地萬物之變及物理人事之顯或迢然孤嘯或慨然太息不以告人人亦莫能測也間自放於詩酒山水間有莫春雩沂之意後以薦徵固辭嘉靖初卽家再拜僉憲提督貴州江西學政並

辭不赴卒于家其所著四書淺說易經通典正學編等書卒與虛齋相輔而行世儒治經求通于朱子者舍思獻之書若瞽者失相從禽無虞悵悵然不知所繇也學者稱紫峰先生張襄惠公嘗贊之曰有避世之深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門戶而有實學崇禎末蔣閣學德燦疏明儒曹端以下十人請補祀文廡列虛齋名第三紫峰名第五時有林啓字仰之精易與虛齋相次爲解首仕爲安陸學正諸生餽贈之無所受而周其貧者倣胡安定法爲教人士循軌安陸易盡宗之遷國學博士及門如趨晉南京國子監丞楊吏部攝祭酒赴召或請他攝楊曰仰之在須他攝何爲見信重如此其後同安有林希元字茂貞守朱學甚固尊蔡說頗發明之著易四書存疑至今與蒙引並行

邵寶字國賢南直無錫人幼孤力學受經于邑儒俞蒿菴鎧年十九問學於莊定山景定山答書有邵君一日千里之語未幾登成化甲辰進士知許州初至州有蝗禱于神三日而蝗去題詩曰昨日蝗蟲來今日蝗蟲去吾爲吾民歡還愁蝗去處識者知其有憂天下之心在許以禮讓爲治作新廟學諭諸生義利公私之辨及忠

孝大節聞者感動皆知所自立正穎考叔墓改曹丕廟
以祀漢愍帝祠范忠宣公于襄城裴晉公于郟城毀龍
骨杖妖巫尤急民事勸課農桑倣朱文公社倉立積散
法行計口澆田法以備荒九年民幾無訟入爲戶部郎
歷遷副使提學江西以身爲教先行簡而後文藝士習
丕變修濂溪書院改建白鹿洞書院作諭來學文改建
宗儒祠祀周程二子兼耐蔡沉以下十四人疏請特祀
都昌陳澔又爲永豐羅倫建一峰書院時寧府每有宴
會賜儀皆固辭以所藏書畫索題詠亦盡卻之後宸濠
敗有司勘理書札先生獨無片楮人服其先見累遷右

副都御史總督漕運逆奄劉瑾怒漕帥平江伯陳熊欲
論殺之示意俾劾熊先生以平江功臣之後趨漕未久
亦無大失拒不納瑾怒勒致仕熊得減死瑾誅起巡撫
貴州遷戶部侍郎以母老乞終養先生年向六十日就
子舍問寢視饻不以力代久之用大臣言官薦擢南京
禮部尚書以母病辭世宗繼統復申前命懇辭上溫旨
褒獎令有司以禮存問其母待養終用之比終太夫人
喪卽具疏乞休是時江右門人桂萼方以議禮柄用虛
揆席需先生入顧召益勤辭益力前後疏七上得允居
三年嘉靖丁亥春初無疾一日晨起謁先聖及家廟端

坐而逝年六十八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先生之論學也

一化門戶惟著程子定性書說以正新學矯枉之偏未

第時嘗聚徒講學于保安寺後之東林不久址荒迨晚

退門人華雲卽其地重構東林書院屬王公守仁爲之

記厥後東林之教盈天下實自此始按舊東林在錫城外保安寺後今東

林在錫城東隅弓河上乃龜山講學故址諸如作尚德書院于惠山祀李忠

定公綱改建五賢祠于學東祀楊龜山先生以喻工部

樗尤文簡袁李肅簡祥蔣文忠重珍配皆林居時事也

先生質既淳懿學復該洽應務之才巨細皆適特不喜

爲矯詞飾行嘗自誦曰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學世

傳以爲格論宇內學者尊爲二泉先生所著日格子簡

端錄二書巡撫吳廷舉上于朝又有漕政舉要錄容春

堂前後別續四集左鑄諸書行於世其春秋名臣傳春

秋節解客問燬于火後有邑士姚咨字潛菴者續成春

秋名臣傳十三卷而總論十三篇仍用先生原文系于

各卷首士林稱之萬曆中同邑後學高攀龍始擴行實

作年譜二卷顧憲成爲之序顧樞日文莊作劉靜修序又書其傳後詞義嚴切意

蓋在許魯齋也又崖山詩意亦然但渾然不覺耳簡

端錄中研究格物之說最精至以日格子自號意蓋

在王文成也然無一語及良知之誤先輩立言溫而

理如此愚按日格子論唐宣宗時李景讓議遷穆

惟蜀原流錄

卷六 邵寶

三

夢余堂

爲逆祀論晉徐藻議康獻褚皇后之喪以從嫂爲母
后應服齊衰亦曰有君道則有父道有父道則有母
道生以事之死爲之服禮也則其不滿張桂之議禮
亦可知矣嘉靖初文莊堅臥不起殆有不言之隱乎
若夫無一語及良知之誤是先正其本以勝之者也
至今日狂瀾已倒所謂不止不行不塞不流君子不
得已起而闢之非爲好辨矣庸菴此說以論二泉則
可以繩整菴則大不可

楊廉字方震江西豐城人自幼穎悟過人學以六經
爲正宗四書爲嫡傳周程張朱爲正派而飭躬砥行
不落塵紛成化丁酉鄉試第一丁未會試第三選翰
林庶吉士移疾家居弘治庚戌授南京戶科給事中
艱歸起補刑科戊午以便養請改南兵科會地震劾
奏用事大臣且薦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戩堪

充日講官宜令講大學衍義時家宰王恕被讒力言
其賢所宜優禮楊茂元盛應期以事獲譴奏乞敘復
又薦周瑛周孟中劉大夏謝鐸林俊等皆一時賢才
屢上時政便宜及邊鎮備禦凡數十事朝廷采用幾
盡嘗論宋儒周程張朱從祀之位宜右漢唐諸儒又
因闕里重新請更立木主以革俗教雖未及行後人
多祖其說焉庚申遷南京光祿寺少卿淹抑閒居幾
三考惟潛心著述取濂雜遺言奧境多所闡發嘗入
賀千秋節陳言輔導元良其說尤備蓋是時武宗在
東宮性好逸樂欲預防之也正德丁卯遷太僕寺少

卿同務多暇環滁諸生多執經其門徧舉先儒異論
分割是非娓娓無倦容外艱服滿起南京通政司右
通政遷順天府尹以文學飾吏事諸所興除悉著爲
令遷南京禮部右侍郎疏論交修論廟禮論巡幸語
皆剴切武宗幸舊都卽奏言臣僚冠服當如朝儀又
請謁太廟皆得俞旨世廟登極用廷薦晉尚書首進
大學衍義節略有旨褒答大禮議起具疏同南九卿
爭之報聞已而八疏乞休癸未春求去益力得允歸
杜門卻掃不齒及朝事居三年卒壽七十四贈太子
少保謚文恪學者稱月湖先生所著有劄記三卷奏

議四卷家規一卷文集六十卷所述有伊維淵源錄
新增先天後天圖學考證太極圖纂要分類程氏遺
書二程年表西銘旁通皇極經世啓鑰象山語類洪
範纂要禮樂書皇明名臣言行錄等書二十餘種皆
行於世其皇明理學名臣錄錄薛瑄吳與弼陳真晟
陳獻章胡居仁陳選張元禎羅倫周瑛莊景黃仲昭
章懋張吉蔡清十四人論明儒者多宗之
談縉字朝章南直無錫人生而警敏長而愛敬鬢角
卓卓如成人天順初父願學公泰僉蜀臬朝章十餘
歲偕弟紳隨任受學於成都郁鶴亭先生未幾奉父

喪歸服甫闋母繼卒喪塋皆如禮時感暗疾體幹僂
傴挺然強作扶攜諸老幼不以病諉先是僉憲命子
曰吾今勤勞王事難專教子女等暫宜從師力學吾
至六十致仕而歸爲怡情之所常居其中教汝明善
而誠身驗汝克順於吾然後可仕斯吾志也朝章痛
父言不遂爰卽家之東園爲順親堂明善誠身齋奉
親像於堂之後室不祭不薦常往則揖以順親之怡
情爲多春館延師會友而兄弟自相砥礪以順親之
教子督弟習舉業食廩學宮已則謝去章句專心聖
賢之學讀西銘有得謂道不外乎仁孝尤懼無以知

過惡而賊仁孝也乃爲察惡之編記言行以自檢省
未嘗輕以示人復條列所當勉戒者數事于壁其要
以誠敬爲入門嘗言學者知禮則成性心正則行方
每自誦曰晝有爲宵有得瞬有養息有存故終日儼
然莊坐如對大賓盛暑不去冠衣及遇事則從容應
之咸中條理處造次若燕閒化強暴爲恭順尤嚴於
祀先之禮扁祠堂曰著存葺遺物貯其中晨夕必謁
出入必告時食不薦不敢食也祭則三齋七戒潔粢
備牲必躬必親偕婦奠獻凜如生存忌日必慟哭祭
畢猶坐祠堂思親不置終是日白衣菜食不與慶賀

不赴宴會夜亦異寢而復封表先隴以展親歲舉祿祭以合族至於淫祀則毅然屏絕無能惑之者又倣義田之制以贍宗親著強恕之方以卹貧佃念先賢虞薇山先生在宋元間能立師道有造就人才之功定建五賢祠使後人知正學源流所在楊時傳喻樗樗傳尤表表

傳李祥特著薇山行實一篇刻置鄉賢祠中以表章舊德間述其已行之實未就之志與夫朱子家禮古今未盡符者作就正錄二十餘條以書請裁于廣信婁一齋赴同邑楊澹成崇義會相與講學明道因事規諫不憚直言有所與書啓二通載集中而臺使者

按部亦必謁其廬焉幼名祥麟既長不忍忘親之所命祀事必用之初號敬義一日夢負石橋而行既寤歎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其斯之謂與因更號荷橋子中年好易至忘寢食躬行日篤德業日充論者以為幾于周精程正云弘治庚戌卒年四十五所著有荷橋子集太極圖通書集略家禮襍辨睦族規矩日省編就正錄諸書藏于家

楊文曰自古聖賢作與斯道存乎言行間而已及道學之名起為士者一言及之非排笑詆疵則沮報不敢當是豈道之不可為哉人自棄之也吾觀談處士父父子子也兄弟弟也夫夫婦婦也易之居德善俗書之邇可遠在茲而被褐懷玉深藏不售求諸今所謂有道德者未能或之先也奈之何世無路公題墓以明道之所

在井闕典歟雖然天理常存人心不死
後有作者必於是乎典感而默契矣

張綬字朝紳南直無錫人少擅才藝通今古力學好
問一循儒行與同邑談荷橋楊澹成虞西溪莫南沙
諸公結崇義會布席城東弓河之上相與講究切劘
甚密用弘治丙辰歲薦任浙江東陽訓導嚴立講會
闡王何金許之學以廸多士興起者衆正德庚午承
檄分考閩闡方度嶺忽有賊挾利刃劫求關節者坦
然以身當之不爲動賊驚馳去及竣事號稱得人久
之當遷國學見奄禍滋蔓不欲入都踰艾卽乞致仕
抵家會盛中丞顛子爲其父治諭塋藉詔使威令削

平旁塚以廣墓道張氏祖隴正逼其左駸駸及矣遂
躬率子弟親屬卽墓所起鑪冶熱鐵以待盛氏恐謝
不敢犯是役也不獨保祖隴而全他墓甚多澤枯之
德茂焉先生賦性慈祥不設城府不立崖岸平居若
無短長者至猝遇事變輒果毅有爲往往能化強革
暴人以是服其有學術而惜未究其用晚年就家設
塾聚弟子講習如故餅粟不繼詠歌晏如學者稱卓
齋先生著有卓齋集十卷藏于家玄孫星有孝行力
敦古道游高忠憲公之門

陳鳳梧字文鳴江西泰和人生五歲就社學卽能勤

勉同社生祀先聖卽取古聖賢列名號祀之及長知學以聖賢爲師範不屑屑時藝成弘治丙辰進士入翰林已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郎與同曹名士講學論文每至夜分是時或稱西翰林云遷湖廣提學僉事一以崇正學迪正道爲己任與鎮守武當太監講釣禮以剛正聞轉山西副使仍督學政疏止撫按不得與試事兩院嚴憚之及晉河南按察使巨奄谷大用以迎立世廟道河南有副使王縉不肯行跪禮先被怒辱河南兩司聞之大懼議接見禮文鳴曰兩司方面無跪人禮在禮當畱茶話衆默然文鳴曰王公見

辱勢孤耳今吾三司俱在彼雖恃勢亦不能加至則長揖再拜大用果答拜茶話如禮歷官南京吏部侍郎兼右都御史巡撫應天定寧國五縣愚民譁亂及設法清蘇松積年逋稅俱著成勞再疏乞休歸進修著述無間時日卒年六十七贈工部尚書所著有修辭錄毛詩集解困知記集定古易靜齋奏議等書藏於家整菴羅氏曰公手不停披集解六經多至百卷旁搜約取率有定見而不爲苟同近世異言滿耳離真失正終莫自悟後生小子或分一席寓一榻于斯以日聞公之緒論而弗逃其所向又非幸歟

邵清字士廉南直江寧人生有至性母卒時纔三歲

置于別室號泣求往視聞者異之及長端潔好學攻
古文詞弘治壬子舉人就江西德化教諭乙卯典山
東鄉試擢鑒察御史正德初皇親張延齡恃恩奏人
負券若干緡有旨與追清不受詔前後奉勅督抽分
理鹽法兼管河道俱著勞績奄瑾始擅政索賄不入
矯旨遣官旂逮至榜數十罷歸仍罰米三百石交親
爲代償乃得足嘉靖初復原官遷雲南按察僉事尋
改廣西左江兵備所居皆膏脂不以一毫自潤會齋
表事竣兩疏乞休得允歸橐蕭然杜門謝客宗伯霍
韜以所毀淫祠田餽之不受臨終語其子曰爲已謹
目心始落耳

獨甚難又曰兢兢業業過此生務要保全無過至瞑
劉玉字咸栗江西萬安人弘治丙辰進士授輝縣知
縣力拯凋弊歲飢請賑不待報發粟已而郡官閱廩
民恐爲令累爭先歸粟擢御史因天變陳六事曰端
治本清化原親大臣勵庶官擇內侍攘外患武宗嘉
之復疏劉瑾等八党扇奸宜寘之法而顧命大臣劉
健謝遷當委任疏入瑾大怒罷歸罰輸粟四百餘石
旋逮詔獄閱四月釋歸瑾誅起爲河南督學僉事轉
福建提學副使敦本黜浮表揚靖難之節招降山海

各同流金 卷六
之寇內遷大理寺少卿改南京僉都御史提督江防
聞寧藩變傳檄致詞以舟師往援安慶濠尋就擒嘉
靖改元以平濠功擢右副都御史晉刑部侍郎大獄
事起下詔獄罷歸卒于家其學一主於誠嘗味齋戒
二字謂動靜無間而誠乃可得故終身無浮詞詭行
居家孝友信讓時靡間言在官一志奉公守正廉潔
之操始終不渝所居僅蔽風雨博通羣籍長于天文
地理至軍謀師律儀章法制亦莫不詳究其本末惟
所用之隆慶初贈尚書諡端毅著有疏稿文集行於
世

楊文字宗周南直無錫人少嗜學躬耕自給爲諸生
最久凡業三經靡不精洽嘗倡崇義會聚友講學務
遠勢利而期于責善輔仁邑中賢士咸與焉會規極
嚴後生不悅同志者勸更張其法以調之宗周卒不
顧而人亦徐服弘治己酉魁鄉薦庚戌聯第需次家
居會江南大水下捐租令或以二千畝所捐利之謝
曰我無水田安得有此已而掌教金華上治道八事
入爲國子監丞應詔陳言深切時弊監有餘饒若干
主者分致拒不受未幾遷長史引疾歸仍卽家授徒
尤以師道自尊門人華景已官方伯偶過門不入亟

呼至切責之景長跽請罪良久乃解時論兩賢之廉

正守道至死弗渝學者稱為澹成先生

人為國平望志誠節直有節也澹成先生名澹成字

曰先無木田文翁亦曰曰西華縣令平士官直人舉

試會武南大水不勝其令致以二千石所計所賦之權

疎而人亦紛然與前曰澹成先生曰澹成先生名澹成

字先無木田文翁亦曰曰西華縣令平士官直人舉

試會武南大水不勝其令致以二千石所計所賦之權

疎而人亦紛然與前曰澹成先生曰澹成先生名澹成

字先無木田文翁亦曰曰西華縣令平士官直人舉

試會武南大水不勝其令致以二千石所計所賦之權

疎而人亦紛然與前曰澹成先生曰澹成先生名澹成

字先無木田文翁亦曰曰西華縣令平士官直人舉

試會武南大水不勝其令致以二千石所計所賦之權

疎而人亦紛然與前曰澹成先生曰澹成先生名澹成

字先無木田文翁亦曰曰西華縣令平士官直人舉

試會武南大水不勝其令致以二千石所計所賦之權

疎而人亦紛然與前曰澹成先生曰澹成先生名澹成

字先無木田文翁亦曰曰西華縣令平士官直人舉

試會武南大水不勝其令致以二千石所計所賦之權

疎而人亦紛然與前曰澹成先生曰澹成先生名澹成

唯問源流錄卷六終

